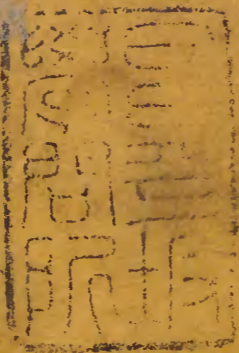


歷朝綱鑑全史

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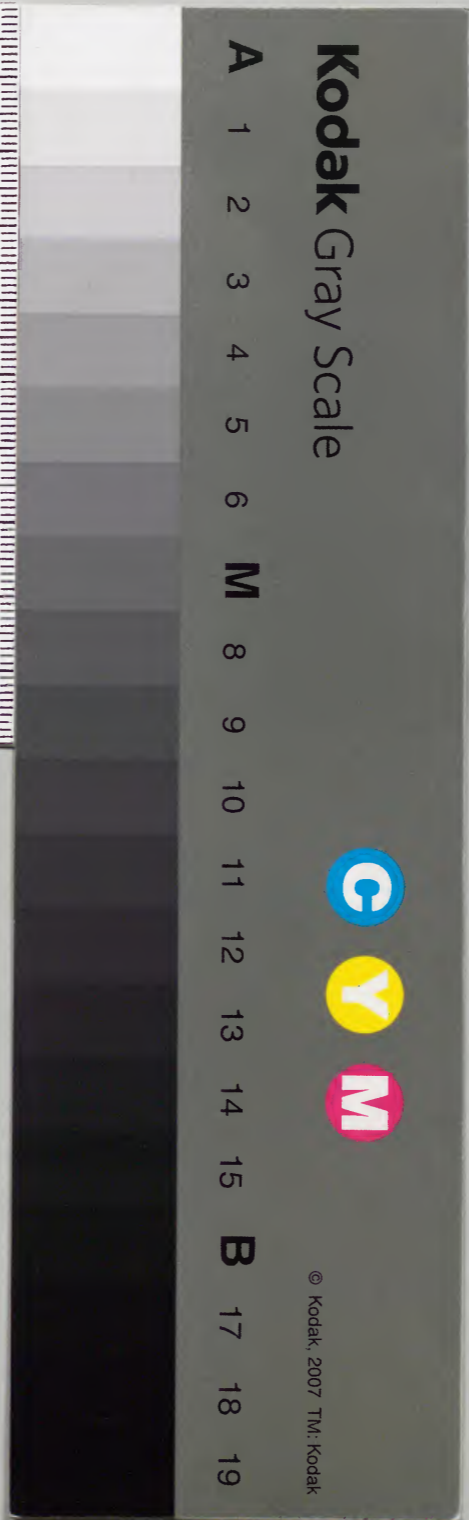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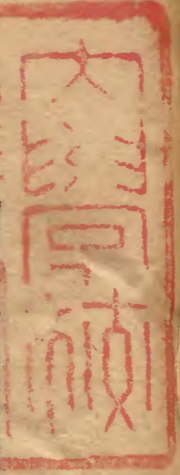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八	七	八	二
二	三	函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			漢
八		八	書
四	一	七	
函	冊	八	
二		二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2
冊數	24 (4)
函號	284 88

編年四十四号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九卷

北監藏板

漢學文庫

二世皇帝

名胡亥在位三年壽二十四○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殺立子嬰為王凡四十六日而降

綱王辰元年

楚惠王使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儉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年○是歲建國凡五

諸公子公主

鑿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

好也

悉盡窮心志之所樂樂音洛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此賢主之

能行

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始皇崩于沙丘高諸公子

及大臣皆疑焉

今陛下初立此其屬屬輩意怏怏皆不服恨也恐

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

二世曰為之柰何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

盡除先帝之故臣

故舊更置陛下之所親信立也則高枕肆志寵

高枕肆志
寵樂

秦二世史

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于杜。杜，陝格反，與礫通，謂裂其肢也。杜，即扶風杜縣。公子將閻將閻，公子名。呼天自殺。公子高欲犇，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葬驪山之足。二世悅，賜錢以葬。

真西山曰：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盡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超高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已，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剪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已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水投石，卒之刑戮番而怨叛起。註：燕巢于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

安枕之樂何在
復作阿房宮
勝廣起兵於蕲

鑑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材士，材官也。五萬人屯衛咸陽。用民甚矣，故書復作罪其不知也。○**綱**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蕲。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鑑**秋陽城人陳勝，字涉，陽城縣名，故城在宿州南。陽夏人吳廣，字叔

燕雀安知鴻鵠志
王侯將相寧有種
魚書狐鳴

陽夏今太康縣，屬開封府。起兵於蕲。蕲音其沛國，屬宿州。勝少嘗傭耕隴上，傭，僱也。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也？』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是時發閭左戍漁陽。戍屯守也。秦時以富強多富者，今後盡并發閭左戍之。漁陽，今薊州。九百人屯大澤鄉。大澤鄉在沛郡，蕲縣在勝廣皆為屯長。長上。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度音鐸。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勝廣乃從，卜者指意欲念鬼威，眾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又令廣止祠中，夜作狐鳴。曰：「陳勝王。」卒皆驚恐，多為用者，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扶蘇，始皇長子也。今聞無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之良將也。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故詐自稱二人，以為天下倡。為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都尉，秦官，秩比六百石，職掌征伐。陳中父老請立涉為

張耳陳餘請立六國後

帝業可成

秦民湯武

鼠竊狗偷

楚王張耳陳餘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
 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
 國後自為樹黨後六國之子孫樹立也為秦益敵益加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
 疆與眾黨與眾多也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可成矣涉陳勝字也不聽
 自立為王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長上聲秩四百石至二
百石是為長吏銅印墨綬
潛室陳垣曰天下苦秦之暴故家遺俗豪傑人士喪氣畧盡乃至
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
今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
于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鑑謁者漢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
導威儀即周射秩比千石顏師古曰謁者屬大長秋主報中章天子出則
之行人也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更後使者至即叔上
 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鑑楚陳王陳涉自以陳
 人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二千人徇趙行定使

尊楚所以惡秦

隆準龍顏

劉季意豁

如大夫夫當

如此

除塵者呂公

潛室陳垣曰

秦二世紀

周文史記作周章西擊秦武臣等行收兵周文就道上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
 武信君下趙三十餘城白伏曰下武信君自立為趙王發明勝廣起草
國書而書曰楚若大國然者尊楚所以惡秦也
 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沛邑名今徐州沛縣沛人劉邦字
 季隆準龍顏隆高也準鼻也顏額也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痣愛人喜
 施意豁如也意思豁開豁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常繇咸陽繇音姚
徭役也
 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單父音善
 南縣名屬濟寧單州呂公史失其相經云魏人也名文字叔平好相人見季狀貌因重敬之曰臣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箕盛塵穢之
器箒所以掃
 除塵者呂公謙言願以息女為劉季執捧箕箒之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
 女為劉季執捧箕箒之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
 潛室陳垣曰興王之君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
 業木易以狀貌求也說者謂呂公之相高祖以其龍準美鬚之狀

三

高祖所以成大業

東南有天子氣

劉季縱徒

後劍斬蛇

得之噫求之於貌其亦迂矣觀懷王欲遣長者仗義而西諸將皆曰沛公素寬大長者遂遣之食甚見沛公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寬仁大度天下所以服高祖高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呂公必於是馬觀之

鑑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厭一季郎自

疑亡匿逃避隱於芒碭山澤間碭音唐芒縣屬臨淮郡碭縣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今

歸德府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故從往常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季初為泗上亭長亭

停留行旅宿食處所猶今之館驛也秦法十里為縣送徒驪山時始

驪山郡縣皆徒多道亡道也自度比至皆亡之度音鐸料也比及

送徒士後作徒多道亡道也自度比至皆亡之度音鐸料也比及

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被酒謂為酒夜徑澤中徑小道也從小

斜過也 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至蛇有老嫗夜

言符以人

沛令迎劉

劉季書帛

哭曰姬音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當於今赤帝子斬之嫗因忽

不見後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史臣曰斬蛇之符孰與乎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乎三軍之素後人之告孰與乎三傑之謀老嫗之言孰與乎三老之說善言受命之符以德不以怪以人

鑑時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椽主更蕭何曹參曰漢書曹參為沛

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

數百人以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眾已數十

百人矣沛令後悔乃閉城拒之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

下苦秦令久矣今諸侯並起屠沛蓋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

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殺沛令開門

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

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能材能也薄短淺也不能完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諸父老曰莫如劉季遂立以為沛公旗幟皆赤曰所殺蛇者赤帝子故也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

綱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項籍字羽項梁者下相人下相屬臨淮郡今屬淮安府楚將項燕

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字羽避讐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

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

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扛舉也才器過人先

時始皇帝遊會稽籍觀望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

矣族滅也會稽守會稽郡名今紹興府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將

乃使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百人

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情與攝同心伏也又喪氣也梁舉吳中兵收下縣以兵威服之

項籍斬殷通

下收所撫徇下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為會稽守以藉為裨將裨將偏將也徇下縣

縣之民籍時年二十四田儋者故齊王族也自立為齊王率兵

東畧定齊地行取韓廣自立為燕王

綱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書法自立也書趙王何趙王與張耳陳

餘畧地行取曰畧趙王武臣也王間出間去聲為燕軍所得因之以求割地使

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廝息移反養餘亮反艾草為防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卒小卒也往見燕

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

王耳養卒咲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杖持

也箠搃馬策也下趙數十城以兵威服之曰下杖馬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

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少去聲今趙地已服今趙地已服臣服武臣此兩

人亦欲分趙而王兩人張耳陳餘也今君乃囚趙王武臣也此兩人名為求之

張耳陳餘何如人

養卒請歸趙王

西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九

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去聲况以兩賢王左

提右挈而青殺王之罪滅燕易矣難也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

歸御車也○**綱**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各名

綱癸巳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

皆亡冬趙將李良弑其君武臣○**綱**春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

曰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

陳餘張耳羈旅難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趙

○**綱**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長史官名佐章邯擊楚臘月十二月楚

王至下城父楚王名勝父音甫山乘縣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御車

賈復以陳為楚壘勝於碭謚曰隱王○**綱**秦攻陳下之下伏呂臣走

名賈殺楚王以勝故涓人呂臣故舊也陳勝為王故有涓起攻陳殺

得英布軍還復取陳英布論決受黥已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六古國名周封臯陶

嘗坐法黥論輸驪山英布論決受黥已驪山作陵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

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群盜亡逃也番陽令吳芮番陽屬

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今邑長番君

綱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廐將官名書法良欲復韓而未知所從沛公得

敗乃立景駒為楚王景駒姓景駒在留留地名今屬徐州彭城縣沛

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祖封呂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

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

英布歸吳

番君

沛公天授

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

沛公得良

尹遂昌曰不曰張良歸沛公而曰沛公得張良則良之去就為可觀而沛公之興以得良為重矣

綱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公子成

為韓王廣陵今楊州目廣陵人召平為楚徇廣陵未下定廣陵未伏下聞

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矯詐拜項梁為上柱國官名曰江東已定

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起兵東陽縣城在今楚州

不祥在淮水南欲立令史陳嬰為王正義曰陳嬰為東陽獄吏即令史也嬰母曰暴得大名

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將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將去聲眾從

之於是嬰及英布皆以兵屬梁眾遂六七萬進擊秦嘉殺之駒走死

○居鄭人范增年七十鄭音勦廬江居鄭縣今無為州巢縣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范增好奇計

嬰母止嬰勿王暴得大名不祥

三戶亡秦

曰說音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及楚人至今憐之周報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三戶漳水津也南公頭知秦亡必於三戶陳勝

首事起兵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蠡

項梁然其言是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心名也楚懷王槐之孫立為楚懷王以

從民望項王自號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

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樹立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

王漢元年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畧行○鑑章邯

擊魏齊王儋及楚將項它徒河皆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楚軍殺齊

王儋魏王咎自燒死其弟豹亡之楚楚懷王子兵數千人復徇魏地

范增請立楚後
張良請立韓成
立懷王以從民望
策題
問范增勸梁立楚後
張良勸良立韓後何如

御行立為魏王田榮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今屬兗州章邯追圍之武信君引兵擊破章邯軍於東阿下追至濮陽又破之濮陽秦縣今大名

府滑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夷三族以

趙高為中丞相宦者曰中後凡言中人中書法書下其某吏何非其罪也然則斯無罪乎

斯固有其罪而秦殺二世數誚讓李斯數音朔誚責也居三公位三公周

大夫為之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之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乃阿

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王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察也察其罪責之以罰也

故申子曰申子名不害鄭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睢猶放縱謂肆情恣縱也命之曰

以天下為桎梏桎梏即縛束之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專以天下自適自適自快

其而徒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徇從也若堯禹然則是黔首之役百姓之事

賢主能行督責之術

以天下為桎梏

非畜天下者也畜天下猶言治天下惟明主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

臣下而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不給不暇也何變之敢圖圖謀也二世說說音於

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

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郎中令秦官

故曰郎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說音天

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坐朝廷上以理事謹

舉有不當當去聲譴責也舉用不當其可也則見短於大臣為大臣所非短非所以示神

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侍事侍中郎中常

度事來有以揆之揆度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王矣二世乃

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言不可不坐朝廷高乃見斯曰關東群

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發繇發與繇後也臣欲諫為位賤為去聲言已

天下稱聖王

此直君侯

賤也。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閒。閒音閑，言欲見無空閒處。

高曰：請候上閒語。君俟上空閒於是待二世方燕樂。樂音洛。婦女居

斯至上謁者三

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此趙高告君斯見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

沙丘之謀，沙丘矯丞相與焉。與音預，預其事也。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

趙高給李斯

益加其意，亦望裂地而王耳。裂分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斯長子名由，為三川郡守。

輒與盜通而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不戢。戢側力反，不戢不斂其威也。將自斃，將朝

廷自斃。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斯聞之，乃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

劫進諫曰：群盜並起，皆以戍漕轉。戍守邊也，漕水運轉車運。作事苦，役作之賦稅

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作者役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

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

吏按罪，其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

黃犬逐兎

高治之。屬付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傳音附，以辭語牽合曰附會。遂具斯五刑，論

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若汝俱出上蔡

東門。上蔡今蔡州縣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夷滅也，父母

已破章邯，音引兵至定陶，定陶縣名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

戰於雍丘，大破之。雍丘今杞縣斬李由，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

宋義故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將去臣為君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

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楚立魏王豹為魏王。○鑑章

邯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數請救於楚，時高陵君顯在楚。齊高陵君

宋義知兵，名顯者出謂楚王曰：武信君之敗，項梁號宋義先實策之。策料其必敗也夫

未戰而先見敗徵，先見敗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悅，因以宋

宋義策項梁

項梁戰勝而驕

宋義知兵

卿子冠軍

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楚遣沛公

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上將故言冠軍冠者加於首上言功冠諸軍之上○**綱**楚遣沛公伐秦**綱**初楚懷

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疆諸將莫利先入關

不以入獨項羽怨秦奮身願與沛公西諸老將皆曰羽慄悍猾賊慄賊

悍勇也猾賊奸為

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長去聲扶義而西扶大義而西往扶一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

其主父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也

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沛公寬大長者

尹遂昌曰三代而下惟漢唐為盛而得天下亦畧相似然唐祖自即位以前皆書其名而沛公自起兵之後即不以名書之何哉沛

漢唐得天下畧相似沛公名義甚正

矣若夫唐公既尊隋煬為太上皇又立其子而事之則君前臣名固其理也綱目循名責實初非厚於漢而薄於唐也南軒張栻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漢祖之興亦有

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

合于此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有因以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此亦所謂仁矣

漢高祖有合于此

綱甲午三年楚二趙二齊二燕二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書法書大破秦軍何惡秦也然則籍無

項籍矯殺宋義

犯上專輒無君之罪者矣**綱**宋義至安陽安陽縣名故城在曹縣東南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

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

曰秦圍趙急甚危急宜疾引兵渡河疾速也引兵楚擊其外趙應

宋義飲酒高會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罷音疲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疆

不可使者皆斬之

項羽造其子襄相齊襄義子名送之無鹽無鹽今

宿城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

菽豆也士卒食蔬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新立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

卷之二十一

秦本紀

十一

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

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
卒也恤憂也而徇其私謂使其子相齊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潮音郎

沈船破釜
策題

其帳中斬之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釜所以煮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虜王離秦將既破

問無忌襲
奪以救卽

秦軍諸侯將將去聲諸侯入轅門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膝行而前莫

殺以救鉅
卽項籍矯

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如鹿得失何

劉益友曰邯鄲之救書大破秦軍而無忌襲奪之罪不可逃鉅鹿之救書大破秦軍而項籍矯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歟

功過權衡

雪航趙弼曰項羽累勸義進兵乃欲待秦趙戰之疲以承其弊此所謂徐觀鵲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也豈知趙弱秦強正如救焚拯溺豈可逡巡畏縮註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文王曰今

觀勢收功

以俟其罷而承其弊哉註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鑑二月沛公北擊昌邑昌邑秦縣名屬薛郡過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服屬沛公

公拜越為魏相使將兵畧定魏地行取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

下之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陳留圍縣有高陽鄉高陽人酈食其姓酈名其音

其里人有為沛公騎士者食其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易去聲簡慢而輕易

多大畧多有大有大此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好去聲不喜儒者

諸客冠儒冠來者音貫帶也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小便也溺也

未可以儒生說也說音酈生曰第言之第且騎士從容言從容不迫之貌至

高陽傳舍傳音轉轉相傳之義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

牀憑几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居居御反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

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沛公輕之言其庸劣無智若童

其吾所願
從遊
沛公溺儒
冠
踞床見酈
生
酈生長揖
不拜

歷異
基

歷異
基

歷異
基

此所謂探

虎口

陳留天下

之衝

四通五達

之郊

沛公下陳

沛公駕馭

英雄之術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倨箕倨輕侮之狀於是沛公輟

洗輟止也起攝衣攝持也延生上坐謝之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

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

也夫陳留天下之衝陳留古兗州郡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

多積粟臣善其令言我與陳留是請得使之使去聲令下足下令平聲彼

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彼自歸酈食其為廣野君於是遣酈生

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使去聲陳龍川曰先之以洗之卑所以挫其銳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

慰其心沛公馭英雄之術大率如此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取之潁川郡漢獻徙都之因張良遂畧韓

地畧行良引兵從沛公服屬南陽郡南陽郡屬荆州在酈南陽守

齧降齧音蟻郡守之名失其姓漢景引兵西無不下者下歸所過亡

得鹵掠亡母通鹵音秦民皆喜○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棘原地

世使人讓章邯讓責邯恐使長史欣長史官名請事咸陽留司馬門

三日天子門有兵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于中下無可

為者言不可復為今戰勝高必嫉吾功嫉妬不勝不免於死邯乃與

羽約盟洹水之上已盟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雍王

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將去聲領也

朱沛國曰壅蔽之禍其可畏也哉邯之役邯軍棘原羽軍漳南

章邯與羽

盟洹水

請事留司

馬門三日

章邯以其

軍降楚

章邯與羽

今掃一國之眾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繫於呼吸瞬息

鑑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
鹿者以法中害之也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是非賢不
百兩易其
位

致堂胡寅曰奸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意使
紛然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類
之形也指鹿為馬人莫敢言則替其君之目矣以忠言為欺以讒
言為信而人莫敢言則替其君之耳矣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
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安危治亂之實一切顛倒而人莫敢以告則
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祿
之權而不知禍敗已隨其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
為馬異事也二世笑之以其後自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
位異事之尤者也二世不知駭馬故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
夷之賊已追矣猶欲一見丞相是其心憤憤於鹿馬至被殺而終
不悟也何足悲哉

鑑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

關東皆畔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婿咸陽令閻

樂咸陽縣名今官謀易置上謀更更立子嬰樂將吏卒將去聲領入

望夷宮望夷宮秦建之以望北夷故與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

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

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秦號民曰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受丞相命為天下

誅足下日足下殿下閣下侍者執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進二世自殺趙高乃立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璽印

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

子嬰佯音洋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謂三族皆滅絕

致堂胡寅曰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
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祐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

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紓志

張良說沛公擊秦

沛公大破

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以食餒之令其啗食耳秦將果欲連和沛

沛公大破

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主將也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

沛公大破

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旋繞四面踰葭山擊秦軍大破之

沛公大破

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沛公大破

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沛公大破

秦公右席卷天下之心履至尊而制六合

沛公大破

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紓志

沛公大破

張良說沛公擊秦

沛公大破

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以食餒之令其啗食耳秦將果欲連和沛

沛公大破

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主將也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

沛公大破

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旋繞四面踰葭山擊秦軍大破之

沛公大破

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沛公大破

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沛公大破

秦公右席卷天下之心履至尊而制六合

沛公大破

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紓志

沛公大破

張良說沛公擊秦

漢

右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子嬰為王四十六日降于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攻守之勢

賈誼龜錯明申韓

古者有畏民之君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乎

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隸之末也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

之間倔起而攻天下雲合響應釁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起而亡

秦族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

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關路在谷口故名函谷也二殺是也函謂函谷山形如函故稱函

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也一夫陳涉也

致堂胡寅曰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

是不然秦以詐力取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收其效肯

以為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龜錯明申韓未有

以驗之其斯言之類歟

止齋陳氏曰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徃於

民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秦以七世亡六國而民

以暮月亡秦天下之真可畏者果安在哉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威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帝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

沛公受降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王成冬十月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以組天子之轍也繫頸者示降服欲自殺也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道在雍州萬年縣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

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瓊山丘氏曰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是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沛公既受其降則代秦而有天下者非公而誰哉知沛公以德行仁而為人心之所歸往庶幾王者之師矣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書法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書法

沛公以德行仁庶幾王者之師

蕭何收秦圖籍

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鑑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秦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鑑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秦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

圖籍律令之戶口蕭何入秦丞相府先收藏之以此沛公得其知天下阨塞也塞悉則反戶口

多少疆弱之處

潛室陳氏曰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蓋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此其器久不在人下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此註從亡三人謂狐偃趙衰顛頡也○刀筆古者固沛公所以與也註書用簡牘筆誤則以刀削去之故吏皆以刀筆隨

此特書生之論蕭何習國家體要蕭何器不在人下蕭何器度越人三人皆相國之器此固沛公所以與

朱沛國曰高帝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然獨不念治天下之道非圖籍之所能備保天下之道非律令之所能紀者乎秦人以四方書籍盡付之烈燬之中而先王遺書猶幸畧存於博士掌故之府使何與高帝少有天下之志因丞相府以收圖籍因博士學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勢以收效於

其業當與
商周比隆

蕭何不得
辭其責

樊噲諫還

灞上

忠言逆耳
利於行

沛公還軍

樊噲深識
大體

百戰滄懷之日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一定甫安之時則漢之
基業當與商周比隆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經世之遺典復灰於
項籍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
之全書蕭何不得辭其責矣

鑑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

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霸水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

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縮素為資編續之精白者素

也欲令沛公反秦秦秦服僉服以為霸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

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郭大有曰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贊襄之力
不多讓也觀其請還軍霸上使帝不為聲色貨利宮室玩好移其
心志漢業致王之基進端於此矣不然帝必荒淫敗度蹈秦覆轍
與始皇一聞耳將不至於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蕭曹平勃其
見豈不出於下哉

約法三章

吏民案堵
如故

惟恐沛公
不為秦王

此理最為
得天下之

根本

真主一言

其利溥

漢世不刊

鑑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苛音可小革

也急誹謗者族族滅偶語者棄市謂殺之於市吾嘗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三章三殺人者死治以傷人及盜傷人謂爭鬪傷人不致

抵坐抵至也當也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少罪名不可預定故言抵

今但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餘悉除去諸吏民皆案堵如故案堵謂將士皆安

動動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

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

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唐仲友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理最好為得天下之根本楚漢
得失全在於此項羽一切反是
潛室陳垣曰沛公之始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及項氏既滅天
下一家而三章之法遂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綱項籍詐坑秦降卒降音二十萬於新安書法不書坑而書曰詐坑

之典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新安邑屬河南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而獨與章邯及

人心可以仁結

長史欣都尉騫入秦長史都尉皆秦官名致堂胡寅曰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習見白起坑趙卒效而為之以威服天下殊不知昔周既勝殷殷之餘衆蠢蠢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逮成周遷頑民選用畢公君陳為之父師教訓漸摩至千三紀然後丕變昔殷今周混無異俗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之心奮然殄滅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者衆矣不此之法而惟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王侯不服四面注注蠡蠢然而動渠大也渠魁大惡之魁首也而起羽獨且奈何哉註○十二年日紀三紀三十六年也丕變大也

沛公以兵守關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書法書屠何著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

沛公恐不得有此

形疆聞項羽號秦降將軍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

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音叢戲水名在新豐東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左司馬官名主武事者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珍寶盡有之欲以

求封初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期約也旦日明日平旦當是時羽兵四

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鴻門地名在戲水豐西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

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好去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幸親愛也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

子氣也急擊勿失項伯者項羽季父也伯其字也一云名纏字伯陵素善張良夜

馳見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

志不在小

項伯見張良

奉卮酒為壽

謝羽鴻門

舉玉玦示之者三

急亡去不義亡去逃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固要項伯入見沛

公沛公奉卮酒為壽卮飲酒禮器也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

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

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倍與背同不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

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具以沛公言報羽因言

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

舍遇之遇待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謝曰臣與

將軍戮力而攻秦戮力猶言盡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

關能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

范增數目羽數目謂頻數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音決玉佩也

如環而有缺示

當決斷羽不應增起出召項莊謂曰莊項羽從弟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

壽為壽上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

虜若屬汝輩也莊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舞劍羽曰諾項莊

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

至軍門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欲因而殺之也噲曰此

迫矣迫急也即帶劍擁盾入軍門盾兵器所披帷立幄目視項羽頭髮

上指幄音嘆怒目眦盡張裂眦音際眼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

卮酒卮酒器容四升噲飲之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拔劍

切而嚼之嚼食也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勝音升天下皆叛

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

項莊拔劍起舞

樊噲擁盾入軍門

卮酒安足辭

歷朝綱鑑卷之九

漢高祖紀

籍樊噲詰項 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細人猶言小人也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秦繼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須臾沛公如廁如往也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大行不顧細謹大行不顧大禮不辭大禮不辭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力所以切何辭為遂間行間去聲取趨霸上留良謝羽羽曰沛公安在良曰沛公不勝枵枵酒器言不堪也酒力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也酒力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也

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屠盡殺之也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

如江羽沛問與堅斗亞小大細大行不顧

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鷓鴣比鴛

志士至今惜之

伺魚得滸

韓生說羽

關中四塞之地

劉友益曰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詐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大掠而東項羽之視沛公真猶鷓鴣之比鴛也一仁一暴而楚漢之興亡決於此矣止齊陳氏曰昔鄧侯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網之設鴻則雁之網以伺魚也而顧以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擊其所忌而濞怒焉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下之註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為沛公者可得而盡殺耶言也止而享之騶甥聘甥養甥請殺楚于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不從後楚伐鄧臧之晉文公出亡過楚楚成王享之子王請殺之成王不從乃送諸秦後晉文復國伐楚敗之

韓生說項羽曰

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地肥饒可都以霸險阻如被河渭之阻山帶河謂山關居曰都羽見秦宮

衣繡夜行

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衣去誰

楚人沐猴而冠

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彌猴也言爾猴

人性躁暴羽聞之烹韓生

顧所以用之道何如

凍水司馬光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弑其君不義之名明如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而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誅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綱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鑑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致

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復也蓋項羽欲王關中故先復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依禮項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綱鑑全史九卷終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十卷

北監藏板

漢太祖高皇帝

霸王分天下諸將

鑑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王梁楚地

九郡都彭城置都彭城今徐州是分天下王諸將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

立沛公為漢王

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以先下河南逆楚也司馬邛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以定河內有功也徙趙王歇為代王居代立張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以從入關也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合以為楚將常冠軍也吳芮為衡山王都邾以率百粵從入閩也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以擊南郡功多也徙燕廣王都無終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以從楚救趙入關也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以下濟北引兵降楚也**綱**立沛公為漢王鑑項羽與范增

巴蜀亦關中地

疑沛公而業已講解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又惡負約以巴蜀

道險巴蜀二郡名今城都夔州重慶等路皆是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

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南鄭漢中郡邑今與元所理縣而三分關中

漢高祖本紀

以蕭何為丞相

養民以致賢人

用賢所以養民

此獨見之言

漢王聞言即悟

能勇能怯之效

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綱夏四月諸侯罷兵就

國○綱漢以蕭何為丞相○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

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惡醜也言封漢中醜猶愈於死也能誦於一人之下通

屈而信於萬乘之上者信古申字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

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天

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致堂胡寅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所謂養民

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

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術也故

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用者

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

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宜哉

林之奇曰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項羽所

以終失天下而為高祖之所斃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高祖之

封於漢中也始固不勝其忿及聞蕭何之言即隱忍從之卒以巴

蜀之衆遠取三秦以成漢業此則能勇而能怯之效也羽之敗於

烏江也亭長讎待之以為江東雖小亦足王願大王急渡此即

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則天下之事未可知矣不勝區區之

忿乃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是故高祖

百戰而百敗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項羽

百戰而百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綱漢遣張良歸韓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之往也楚與諸

人張良送至褒中漢中郡褒中縣又名南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

過棧道棧名曰棧道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

羽無東意未晦菴曰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蓋燒絕棧道其意自

在韓而不往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程正叔曰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沛公用張良

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

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

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為高祖

之臣可見矣

亭長即蕭何之謀

策題

問高祖就

漢中項羽

耻王江東

得失何如

漢遣張良

歸韓

張良燒絕

棧道

留侯善藏

其用

張良有儒

者氣象

張良用沛

公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書法

張良復歸

張良始終為韓

漂母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書法前歸沛公不書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成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者良心也良之心奈何一於為韓而已矣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邯迎戰

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書法給軍食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初

淮陰人淮陰秦縣名今直隸淮安府是韓信家貧數從其下鄉新昌亭長寄食秦法一亭亭置長數月亭長妻患之患之厭乃晨炊蓐食早起炊飯而食

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乃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漂母飯反餉之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重厚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食讀吾哀王孫而進食言王孫者信乃韓國之後故尊稱之也豈望報乎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若雖長大若汝好帶刀劍中情怯耳怯畏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胯苦化反於是信俛出胯下蒲伏俛音免蒲作匍伏作匍伏地手足並行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麾下麾大將之旗所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屬也羽以為郎中之前者卑小之職也數以策干羽策計策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亡逃未得知名為連敖連敖官名猶言司馬卒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舉頭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就成何為斬壯士滕公侯嬰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治粟都尉秦之官名職掌倉廩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南鄭漢縣名今屬陝西漢中府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者多在道路上而逃亡者信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

吾必有以重報

滕公釋韓

蕭何奇韓

信

信

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蕭何追信

國士無雙

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漢中府名今屬陝西

無所事信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計策何所

設壇拜將

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良善也吉也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驚駭也駭信

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鄉嚮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

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

匹夫之勇

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啞叱咤暗音股啞音雅發怒聲也千人自廢廢伏也千人皆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

印初傲弗

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初傲初音圓角之初訛缺也言不能予

婦人之仁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函谷關南有峽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而都彭城今屬徐州放逐義帝

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易去今大王誠

能反其道反項羽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

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有不散敗也且三

秦王為將雍王邯塞王欣翟王翳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眾降諸侯先是秦圍

三秦可傳

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折辱之

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

自以為得

信晚也言不足用兵惟傳尺書而三秦可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

蕭何給軍

也書而三秦可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

御賢將之

術以信也諸將所擊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八月信引兵從故道

高帝知三人志大

王翳皆降皆古之國名在長安之東今陝西延安府安塞縣蘇老泉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也漢高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供其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異之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也若樊噲

高帝知大計

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蕭何獨受

知人之名獨受知人之名也

漢王長者

綱王陵以兵屬漢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

陵母伏劍

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

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寬厚長母

以老妾故持二心無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臣子之道

郭大有曰嗚呼母誠為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

策題

兩得也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呼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况陵之去就得以自專註及其母為曹操所獲則曰

問王陵趙

今為功名而陷親於死獨何忍哉

苟徐庶何如

吾方寸中亂矣遂舍備而之操彼其為親屈者勢固然也

張良遺項王書曰也遺送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也如依不敢

東不敢東向擊楚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

無西意無西向攻而北擊齊

子房真得緩兵之上策

須奚曰子房妙處在遺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真得緩兵之上策矣

綱丙申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韓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

於江中**目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

布共敖擊殺之江中江中即今九江

君臣天地之大義

尹起莘曰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易也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為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弑之乎况籍起自偏裨矯殺卿子冠軍宰割天下而茲復弑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

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綱二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初陽

善陳孺子之為宰

武人陽武秦之縣名今屬河南開封府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

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陳姓孺子字也宰烹牲也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宰天下亦如是肉

亦如是肉矣陳平自言使我得為宰相於天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

咎於臨濟各魏王名臨濟今屬益州為太僕說魏王不聽太僕收馬官乃周禮夏官

仗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而悅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

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都尉秦武官名參乘參隨後車也典

主也護監諸將盡謹謹音宣謹也謂參軍諸將盡謹而議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

諸將盡謹

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者漢王聞之愈益奉平幸親愛○**綱周勃**

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臣外見中非所有

陳平美如冠玉

歷代通鑑輯覽全史十卷 漢高帝紀

事嫂如事母

盜嫂受金

信者固多心

聞平居家時盜其嫂陳平兄名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其嫂嫉平不事嫂如事母此事魏不容亡歸楚亡逃不中不合又亡歸漢今日大王護責無知曰臣所言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護責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尾生與女子期於梁去抱梁柱而死或云即微生高也有信行孝已般高宗子有而無益勝負之數負輸也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策足以利國家事耳利益盜嫂受金何足疑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不中不事楚而去今文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所任用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初平懼羽誅乃封所賜金與印之欲殺平平乃解衣贏而佐刺船示無懷挾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

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請包封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諸將乃不敢復言

君臣表裏洞達

董公遮說漢王

致堂胡寅曰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為護軍諸將盡謹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讒之言其醜行王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為之辨則又召讓平平之對既無撓辭亦無留志王疑泮矣則謝之厚賜之又罷任之其後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薦賢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明不以讒蔽忠取舍審不以小棄大平獲釋黯黯之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之所疑泮疑釋也○比周以樂為用而願效死也註相與阿比為黨也

綱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漢王南渡平陰秦之縣名在鄭州城西今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是

至洛陽新城三老新城洛陽鄉名三老官名秦法十里一亭十亭董公遮說王董公秦時隱士橫道自說言曰遮說臣聞順德者昌昌興逆德者亡亡滅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王放殺放逐也殺讀天下之賊

仁義不以勇力三王之舉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也以告

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

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

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救三河士三河河南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

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羽而曰擊楚之殺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有

之令以臨古詞命諸侯同異氣象何如

漢師為有名策題問新城三老與壺關三老其說何如

尹起莘曰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討項籍則籍為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為有名矣

表而出之既以聲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討賊也

沛國朱氏曰自昔帝王之興憂天命之已絕而求與之保合憫人

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拯援不得已而見之兵革之間亦豈其心之

所欲哉使高帝不聞新城仁義之說不為洛陽縞素之舉特以智

力與項氏相角則禍亂之來曷有窮已自仁義之言一明使天下

曉然知帝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掩自縞素之師一舉使天下灼

然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續天命人

心欲紊而復正漢雖不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

之久既絕而復振或欲竊取而猶不敢者其由此也夫

許庸齋曰董公請為義帝發喪能使沛公激發天下大機括而顯

德逆德之詞昭然與日月爭光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

為帝師亦未嘗有此大計也

新城仁義之說

帝王統紀如日月

定分如天地之不可

易激發天下大機括

順逆之詞與日月爭

光漢王率諸侯伐楚

漢軍敗於睢水

綱夏四月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五諸侯者河南王申陽韓王鄭人入

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昌魏王豹殷王卬及陳餘也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

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將兵歸

漢漢遂入彭城収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

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淮音雖睢水在彭城靈壁縣東入泗漢軍為楚所擠

也齊排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三匝三會

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楚軍大亂壞散漢王乃

得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食其音異基間

去聲從微道而

盤水可奉而志難持

策題 問漢祖有彭城之敗白登之圍然卒以之取天下何哉

行反遇楚軍執之項王常置軍中為質

致堂胡寅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競競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師任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榮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奉讀曰志罷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與 言王奉讀曰馬天子五 轅駕六馬

綱漢王遣隨何使九江書法

朱沛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易敵懷諫徑喻句注幾陷不測自是以還始畏兵厭功不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祖之能取天下本於彭城之敗而其能守天下也則自白登之圍王何注山在代州雁門縣高帝擊匈奴不聽妻敬之言諫徑喻句注深入不測為匈奴圍于白登七日尹遂昌曰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編素為資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藉尚連誅遽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歟

張良論將

兩人可惡使

韓信可屬大事

隨何使九江

漢王至滎陽

九江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

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也梟言勇健與項王有隙

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惡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也言以則楚可破也漢王謂左

右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隨何晉大夫隨武子之後仕漢高帝為謁者當時辯士也進曰不

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

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八人俱

綱五月漢王至滎陽書法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未除而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目王至滎

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為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悉請軍謂未二十三為弱五十六為老傅著也

漢書卷之六

漢軍築甬
道
漢王首建
國本
漢王知所
先務
蕭何守關
中
漢立宗廟
社稷
策題
問漢王還
操陽立太
子如榮陽
立宗廟社
稷何如
王者萃聚
天下

未著名籍給公家徭役者悉發
悉詣滎陽滎陽古號國今屬開封府鄭州漢軍復大

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京索二地名漢王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

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遂築甬道屬之河恐敵抄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是

綱漢王還標陽立子盈為太子音音甬道以取敖倉粟敖山在鄭州滎陽西秦置大倉於此故名敖倉綱魏王豹叛漢

綱漢王還標陽立子盈為太子尹起華曰太子國儲副君宗祧所至是時漢方倥偬乃能首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

綱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如往命蕭何待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

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侯主上來還乃以施行之

綱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漕水運以給軍給音吉供也脩也未

嘗之絕尹起華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莫大於建立宗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乃能

綱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代趙地綱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

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

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

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

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宅宅徒何反曰不能當

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蒲坂南患反漢改為河東也

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復兵從夏陽陳列也伏埋也臨晉秦縣名今山西蒲州

綱木罌渡軍夏陽亦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取罌甕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

綱漢王深得深得萃渙之義矣南軒張祜曰漢高所以得天下以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

者又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

綱蕭何相業之大綱蕭何得為相用人之

綱韓信定魏地綱木罌渡軍夏陽亦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取罌甕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

綱木罌渡軍夏陽亦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取罌甕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

綱木罌渡軍夏陽亦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取罌甕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

綱木罌渡軍夏陽亦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取罌甕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

綱木罌渡軍夏陽亦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取罌甕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

漢王深得
萃渙之義
蕭何相業
之大
蕭何得為
相用人之
韓信定魏
地
木罌渡軍
夏陽亦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

綱木罌渡軍夏陽亦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取罌甕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

成器也非以木魏王豹驍引兵迎信

相接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

為器如罌甕然魏王豹驍引兵迎信

乘驛傳詣悉定魏地○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

至滎陽趙東擊齊南絕楚糧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

九月破代兵禽曼說禽擒也曼說即成受君乃

綱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冬十月韓信大

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

趙王及成安君陳餘成安戰國趙之縣名趙王歇封陳聞之聚兵井

陘口陘音刑井陘漢之縣名今屬真定府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代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

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蘇取草爨音窳炊也師不宿飽師眾也不宿飽今井陘

之道重不得方軌方並也軌車轍也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

李左車說成安君

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間去聲絕其輜重輜載衣車重載物車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麾大將之旗所以指

信使人間視間視謂間諜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舍猶息也夜半傳發傳令軍選輕騎一千人馬

不帶甲不帶甲人持一赤幟昌志從間道望趙軍從間道向前望見誠曰趙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

傳餐裨音皮將之偏副小飯曰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

莫信佯應曰諾詐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

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鼓行謂擊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

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走音疾趨也綿蔓水一名阜將一

背水陣策題問韓信以木罌渡軍

歷朝綱鑑卷之十

韓信傳

十一

而定魏以背水陣陷之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不可敗信耳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泚水出恒山在趙州替皇縣界泚音脂禽趙王歌○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予與同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鄉音響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

韓信師事廣武君

此將軍之所短

善用兵者以長擊短

先聲後實

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何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往夫之言聖人擇焉將軍虜魏王豹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罷音皮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疆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止甲息兵北首燕路首向也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暴去聲白也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如風之所被罔不被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燕王名臧荼綱十二只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書法書以何歸功於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得布而有勢成矣天下之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

隨何以英
布歸漢

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鄉去聲北何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疆，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版築墻之具，所以御攻者。躬執是役，以為士卒倡。大王宜悉眾自將。悉盡也。自將親領兵為楚前鋒，乃止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以臣事人者，固如是乎？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地，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惟垂拱而觀其孰勝。垂衣拱手，坐觀勝敗。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信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

約而殺深
入

取也。布陰許之。潛許未敢泄。未敢楚使者在傳舍。羽使者在方意責

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

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從微路而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

床洗足。踞床謂伸其脚而坐于床。踞音據。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

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帳御食飲謂帷帳及凡服御之具也。漢王以布先封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

令其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布又大喜過望。過望謂過所望漢益九

江王兵與俱屯成皐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棋曰：其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棊云：高低棊不甚相遠，但高棊識先後着耳。若低棊，即以先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棊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跣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遂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為先着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棋，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棋，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

劉元城與
馬永卿論
圍棋
高棋識先
後着
高帝識先
後着
梁武以後

看為先着
此過行法

高帝當局
而迷
高帝所以
鼓舞一世

王者無相
戲之礼

酈食其請
立六國後

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適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王，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雪航趙弼曰：按呂東萊有云：高帝雖洗見英布，既而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竊謂不然，蓋聖人以至誠而治天下，故億兆咸仰其極。夫布固王也，本不當踞洗挫之。若曰：戲之則王者無相戲之礼也。王者待人以誠，猶恐不動，況以不誠而能動乎？帝惟心志不誠，而樂于戲慢，故臣下效之，鮮有敬肅之礼。或語曰：或躡足，皆以徂詐是尚。甚者飲酒爭功，拔劍擊柱，零無忌憚。本年又欲易太子為戲，良由不事詩書而靡聞聖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也。言履之屬性多譎，故曰徂詐。

綱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書法。未卒事不書書未行而罷，答其速於從諫之美也。

目楚數侵奪漢甬道。高帝據敖倉之粟，恐敵抄掠，因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後後嗣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載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

借箸籌策

張良每八
雜
刻印銷印

霸。楚必歛衽而朝。社音忍，裳際也。朝音潮。王曰：善。趣刻印。趣音促。先生因行佩之。

矣。未行，張良來謂。謂音業。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

王籌之。借所食之箸，用以指畫也。遂發八難：一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裔，度

能制其死命也。度音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殷，表商

容閭。表旌表也。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三曰：發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四曰：殷事已畢，偃革

為軒。革，兵車也。軒，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五曰：

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

不復輪積，今陛下能乎？七八曰：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

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

天下乎？且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此事獨可使楚無疆也。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大王

較食吐哺

豎儒幾敗

乃翁事

立策决勝

之術有三

同事異形

設虛名而

受災禍

說同而得

失異

此設策之

機

下莊刺虎

之喻

焉得而臣之乎。安得六國為臣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較食吐哺。吐所食而

之罵曰豎儒。言其賤劣無幾敗乃公事。幾音祈殆近也乃汝令趣歸

印。今平声趣音促

荀悅曰夫立策决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言其

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

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

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盜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

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

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

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下莊刺

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

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派上孤軍必死無

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

漢以急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

也。故曰權不可預設。宴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

機。王立六國於陳涉先陳涉亦曾立六國後自為樹黨也。○下莊

也。言下莊刺虎傳秦惠王曰方今韓魏相攻救之

便抑勿救便陳軫對曰下莊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

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

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然之。有頃二

虎果鬪。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

蘇東坡曰刻印銷印。僅同兒戲。何嘗

累高祖之知。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我。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陳平捐金反間

綱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書法。盜賊則善死。增楚臣

弒君賊也。而增為之謀。主是亦賊焉。耳。然鑑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

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鯁音梗。食骨而雷喉中也。世以

加骨之。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昧音未。亞父羽尊之次。於父德

姓昧名也。從目。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反間

從未莫葛反。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

敵間。而用之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

因而利導。告之故。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

反。問可得而用也。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

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

所為。縱也。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宣言鍾離昧等為

所為。縱也。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宣言鍾離昧等為

所為。縱也。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宣言鍾離昧等為

所為。縱也。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宣言鍾離昧等為

所為。縱也。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宣言鍾離昧等為

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

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

至漢陳平為大牢具舉進

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

項王不聽亞父問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

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致堂胡寅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攻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

特疆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謀止而兩雄角

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

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龍成五采之文又可殺

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為沛公虜者此一言不謬耳後之論者曰有

道甲民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孫心焉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

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至

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縱使用之亦不免耳言

此漢所以得天下

羽聞彭越下梁地十七城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

降羽欲盡阮之外黃縣令之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

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阮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

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為楚

誠齋楊氏曰或曰漢高帝既得關中不能固守却乃兩手提以予

項羽而不與之爭使羽據之而不去則天下皆楚而不漢矣若然

則高祖之得天下幸也非智也是不然以關中而與項羽此漢之

所以得天下也何則項羽之為人也是量狹氣驕殘忍少恩當是時

嗚兵而西噪也志在入關而已本無意於居之也高祖知其心是

故舉而與之若脫屣然既得關中則其器度必盈其屠戮必甚器

度盈則心必驕而不能居屠戮甚則民必怨而不能大夫使其心

驕而民怨此高帝取天下滅項羽之至術也苟惟不與之以驕其

心則羽之爭心未必灰而漢之得關中也不固不縱之使薑其民

則民之怨楚不深而眾之附漢也不堅示之不取以匿其必取投

之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於始而卒收之於終听其遷已於巴蜀

而卒挫之於垓下高祖之視羽蓋掌上之土瓦而羽不悟也高祖

高帝取天下之至術

紀信誑楚

楚圍滎陽益惡漢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

王可以間出

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

也

漢書卷九十九

楚因擊之信乃乘王之車黃屋左纛天子車以黃繒為蓋纛是為黃屋纛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衛左方上位故曰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音杭楚皆呼萬歲人臣稱聖曰萬歲之城東觀也此陳平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三奇計

楚湖胡一柱曰榮陽之關急矣雖有三傑為之且奈何哉紀信以身當之脫萬死於一生之間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或曰誰不可以為功也曰微服過宋非歟
漢王出榮陽至成臯成臯今汜水縣屬開封府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深壁勿戰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宛葉縣名宛今南陽府縣葉今南陽府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來漢王堅壁不與戰彭越為漢將游兵擊楚為去声將去声游兵左乃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城遂圍成臯漢王逃去輕身而忽出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

漢王堅壁不戰

王門滕公謂夏侯嬰也北渡河宿小修武小修武漢縣名屬河內郡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請趙人未嘗見發者

二人勇畧冠世龜山揚時曰韓信張耳二人皆勇畧冠世其禁防疎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節制之兵者信蓋未之逮也歟

節制之兵鄼生請據縣鄼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轉粟運輸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太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距蜚狐之口今蔚州蜚狐縣守白馬之津

王者以民為天此天所以資漢

漢高帝紀

天下知所歸

白馬津即黎陽津在大名府濟縣西二里黎陽故城之東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劉項之爭大勢有二

陳氏曰劉項之爭大勢有二一曰關中二曰敖倉是二者皆楚之既得而復失也古之人莫不以此為恃而項氏不知安得不敗哉

外黃舍人兒說項羽

使曹咎守成皐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

圍外黃數日乃降音杭羽欲蓋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外黃縣名其縣

令之舍人兒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今遂以為私屬官號說羽曰彭越疆劫外黃疆其兩反劫

劫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阮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

齊酈食其下

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下矣羽從之梁復為楚○綱漢王遣酈食其

說齊下之不用兵威而自歸服曰下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

諸田宗疆齊田恒之後諸田謂田安田都等宗族疆盛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

天下賢才樂為之用

故漢王貴之此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

天下事歸於漢

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

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皐守

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

與生縱酒為樂生酈生也韓信欲引兵東聞之而止辯士蒯徹說信

曰蒯徹姓名也後避武帝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蒯徹

聲微使也下者以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

口舌說而伏之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

軾音式伏讀作憑據也舌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高帝罵酈生為豎儒信然之遂

為將反不如豎儒之功

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高帝罵酈生為豎儒信然之遂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韓信襲破齊軍

襲破齊王以酈生為賣已齊王田廣也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臨淄

齊王烹酈生

論衡曰酈徹一言而殺三士走田橫一也烹酈生二也致信得罪於漢而不能以臣節終三也利口之禍人有如此

酈徹一言殺三士

楚大司馬咎守成皐項王令謹守勿戰漢數挑戰

挑戰挑敵以求戰如古之致師然

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

水汜音祀今汜水縣

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寶貨咎及司馬

漢王復取成皐

欣自劉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廣武在敖倉兩

俎所以薦肉者

○楚軍食少項王

吾翁即若翁

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意吾翁心太公漢王吾與羽

為天下者不顧家

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若而皆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聖人治天下之要道

雪航趙弼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要道莫先於孝孝也者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本二帝三王未有不由此以治天下而天下國家亦由此道而後治也嘗觀漢楚爭雄項王虜太公干軍中三年未聞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皐置太公于俎上而欲鼎鑊之其死生之機憂怖之狀在他人見之亦必流涕不恐曲求生道羽果欲殺之則棄天下而全親之生可也幸而得脫則卧薪嘗膽養其全鋒而再圖舉事亦可也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矧棄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乎昔唐太宗起兵於晉陽劉文靖勸高祖假兵于突厥范氏以脇父臣虜深刺之是也夫天子禮樂教化之主世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尊居九五者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漢祖良心其劉割甚矣然則如之何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策不

天子禮樂教化之主

帝王處變之上策

闔智不闔

鑑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匈音凶誼擾也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謝曰吾寧闔智不能闔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楚懷王與諸將約諸侯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羽負約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

漢高帝紀

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矯殺卿子冠軍罪二矯殺救趙不報而擅劫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諸侯入關罪三秦將章邯圍趙王於鉅鹿趙請救於楚楚懷王以羽帝塚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

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以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帝於江南都柳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如殺韓王成立傷胸捫足梁十七城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王約不信天下所

不容大逆無道罪十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王固請起行勞軍勞去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

馳入成臯○鑑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

衣以此屬此屬謂此輩也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讐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怨也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為去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

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什方縣名屬四而急趣丞相御史趣讀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我屬猶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平陽在

善謙 張良可謂 納忠 張良因事 子房救雲 夢之失 詔定元功

高帝封雍齒 羣臣人人自堅

司馬溫公曰張良為帝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謙也言缺缺者缺也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唐仲友曰人但知子房為雍齒言不知為救雲夢之失

伍次

此特一時之事

此萬世之功

蕭何第一

履劍上殿

進賢受上

賞策題

問詔定元

功位次良

平不與何

如

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曹

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

跳身遁者數矣跳音調輕身走出也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

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奈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

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為安平侯安平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按元

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酈商出陽侯笑消魯侯夏侯

嬰穎陰侯傅寬陽陵侯靳歙信武侯王陵安國侯陳武棘蒲侯王吸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

次功臣其次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

廿二

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其勢無所得食

可不戰而降也杭音音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易與謂韓

也與我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兼人之勇

倍也人一不足畏也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濰音維密州莒縣山維水所出韓信夜令人

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佯詐還走龍且

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追尾其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

大半不得渡且音睢大音泰凡數即急擊殺龍且虜齊王盡定齊地

○立張耳為趙王○綱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鑑韓

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南畔請為假王

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耳陳平躡漢王足躡音聶因附耳語曰漢方不

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

韓信囊沙

齊王田廣

也

躡足附耳

歷朝綱鑑全史十卷

漢高帝紀

二

大丈夫即為真王

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操持也立信為

齊王徵其兵擊楚徵召也○此陳平四奇計○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

涉盱音吁台音貽盱台秦之縣名今鳳陽府泗州往說齊王信曰當今二王之爭二王指楚漢權

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

下足下與項王有故舊有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

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執戟郎中宿衛執戟之人言不聽畫不用故

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授與也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下衣字去

也聲着推食食我下食字音似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

我倍之不祥非吉祥善事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

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含信之北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含信之背高帝

蒯徹曰何謂也蒯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王之命縣於足

信蒯生說韓

信武涉說韓

韓信不忍倍漢

下縣音懸繫也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

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按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

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

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

而倍義乎鄉讀曰嚮倍與背同蒯生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言交契深重要

齊生死雖斷頸而無齊生為刎頸之交及犖張歷陳澤之事耳遂殺餘泚水之南頭足

異處張耳陳餘皆趙將也秦章邯擊趙破邯邯張耳以趙王走鉅鹿

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歷陳澤讓之邀與俱死

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者沒及趙王圖解張耳責陳餘問歷

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遂與數百人去之使人說齊王今足下交於

以兵擊耳耳亡走漢後與韓信殺陳餘於泚水之南固堅也二君指信而事多大於張

歷陳澤者顧必漢王之不危已必謂必信之也亦誤矣且勇畧震王者身危

綱鑑全史十卷終

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猶數名，性多疑，聞有聲則豫登木。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綱秋立黥布為淮南王。淮南在廬州府舒城縣東南。○綱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綱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書法。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為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累之。○鑑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今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

不以背約累漢王

鴻溝立約

卷虎自遺 患 張良才識 高遠 張良亦不 義 一言盡君 臣之義 處變而行 一時之權

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程頤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郭大有曰：秦既滅韓，張良借高祖之力，以復其讐。及項羽又殺韓王，使據鴻溝之約，而不誅羽，秦讐雖報，猶未報矣。夫鴻溝之約，小信也。君父之讐，大義也。良背小信而全大義，則養虎貽患之言，亦不為過。况兩虎共鬪，勢不俱生。良之一言，不惟韓讐以報，而漢業亦興。正所以盡君臣之義也。程子遂以不義非之，愚謂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處常而定萬世之經也。張良之論，欲雪前人之耻，乃處變而行一時之權也。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諱，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其良之謂歟。

綱鑑全史十卷終

漢高祖紀

二二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十一卷

北監藏板

太祖高皇帝

綱已亥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王漢王也追者齊王信魏相

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

地悉定書法王不書漢何漢篇也周殷肩為書誘歸功賈也項籍何

也可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固陵地名在開封府與齊王信魏相國越

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

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

共天下彼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穀城縣名今屬兗州府皆以王

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傳音附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捐棄也使

各自以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

信越失期

歷朝綱鑑全史十一卷

漢高帝紀

劉賈誘楚

周殷

四面皆楚

拔山蓋世

月劉賈引兵過淮北屠亳州城父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
 舉九江兵迎黥布相接皆會圍羽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垓音該垓下堤名在鳳陽
 府虹縣西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壁壘也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
 重重平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
 楚人之多也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也九江兵歸漢故多楚聲乃夜起飲帳中悲歌慨慨日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驂不逝兮可奈何虞泣數行下
 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
 人直夜潰圍直當也潰音會常夜逃出其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兵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陰陵
 縣名今無焉州失道失路也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給音台欺言也欺令向左去左乃陷大澤
 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至東城東城縣名在濠州乃有二十八騎

江東足王

項羽不渡烏江

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
 敗北北方幽陰之地故戰敗曰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
 決死願斬將刈騎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一將一
 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浦名在烏和州東四里
 江亭長橫船待秦法十里一亭亭置亭長主督盜賊橫音蟻附也整船向岸曰橫謂項王曰江東雖
 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
 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籍項羽名乃令騎皆下
 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數十餘創顧見漢
 騎司馬司馬官名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右汝馬童指王翳曰此項王
 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懸金以千金漢以一斤為一金邑萬戶吾為若

漢書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至城循閭
終謂之聲

磬守禮義
之國

近古以來
未嘗有

漢屈羣策

群策屈群
力

馳壁奪軍

德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磬不下不伏也漢王欲屠之至其城下猶

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王死節為去聲乃持項王頭示之磬

乃降降音杭漢以磬公禮葬項王封項伯等為列侯皆賜姓劉氏始楚懷王

初封項羽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

太史公曰羽起臨朐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

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遠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

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

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

不覺悟而自責乃引天亡我註晦古畝字○五諸侯齊趙韓魏燕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註為五○背關不王高祖于關中○

懷楚思東歸而都彭城

楊子法言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

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註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言漢能屈已以用群臣之策故群力皆

言為群策所制傲廢也楚廢群策而不能用是自屈其力也天曷

故焉言天豈故焉之哉亦人事也

綱王還至定陶定陶屬兖州府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

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書法前書奪韓信軍矣於是復書馳入壁

此信所以
不終臣節

漢王將將
之能

尹遂昌曰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以見其惡於制信如此然

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

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

封畧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則漢王之過也

鑑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中尉官名告諸將相

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綱二月王即皇帝位書法書即皇帝位正也諸侯王皆上疏請漢王為皇

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汜水在山東曹州西南

遂昌尹氏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

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如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

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瓊山丘氏曰有天下者謂之天子有一國者謂之諸侯有一家者

謂之大夫大夫受命於諸侯諸侯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而

漢得天下
為正

歷朝綱鑑全史十一卷

漢高帝紀

三

春秋真可
以為萬世
法

為之子是則莫尊於天而下天一等者則天子也故孔子作春秋
制制立名繫王於天真可以為萬世法也秦不師古自稱皇帝其
後因以王封其臣子則所謂皇帝者即天子也所謂王者即諸侯
也高帝伐魏除項即皇帝位于汜水之上襲秦故號遂為萬世不
易之定制其失
名實亦甚矣

綱置酒南宮書法

置酒何以書志
帝所以興也

鑑帝置酒洛陽南宮

南宮在洛陽
縣東

問

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起想即
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嫚音慢
侮易也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畧地略地行
取其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

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

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與天下同
其利
漢王三不
如
三者皆人
傑
此所以取
天下

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

龜山楊時曰項籍無道所逼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為之謀主曾無
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
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
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也

鑑項羽已滅田橫懼誅齊王廣死橫
自立為齊王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

海島在山東萊州
府即墨縣西北

帝恐其為亂乃使人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

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

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
置單馬謂之驛騎詣至也至戶鄉廐置

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向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為亡虜

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主

商也先是食其已說下齊韓信復襲破之齊以
食其賈已而烹之今與商北肩事漢故以為耻縱彼不動

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捧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

田橫之客
皆義士

田橫不肯
歸漢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四

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聞之亦皆自殺。

田橫之死傷勇

致堂胡寅曰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帝俱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若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矣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綱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

項籍滅帝購求布于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

鐵束也白賣於魯朱家。朱家魯人也季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項也將軍惡迹且至臣家臣敢獻計乃髡鉗布衣褐

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朱家賣之按廣柳車喪車也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

之洛陽。之往見滕公。滕公夏侯嬰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

謂臣職當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

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員以父奢為平王所殺遂奔吳教吳伐楚時平王已卒吳師入郢掘平

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

臣各為其主用職

赦布斬丁公

王墓出尸鞭之二百。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謂待

兩賢豈相

亦為項材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戎車相迫輪轂相錯長兵不施故用短刀以相接擊帝

人臣無效

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

丁公

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進取與守成不同

高帝慮事深遠

綱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書法。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

高帝慮事深遠

綱齊

王墓出尸鞭之二百

謂待

婁敬說上
都長安

洛邑天下
之中

扼吭拊背

洛陽非用
武之國

金城千里

人婁敬戍隴西戍守邊也過洛陽脫輓輅一木橫遮車前一人輓之一人推之所謂輓輅也輓音挽輅音路衣羊裘因虜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披山帶河關山遮蔽如披四塞以為固山河四圍蔽塞以為堅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扼音厄拊持也吭音亢咽喉也喻天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澠池倍河向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殽山一名崧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函謂函谷右隴蜀沃野千里沃灌沃也言其土壤廣遠有灌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財物所聚曰府關中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天所造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

都長安號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

雙湖胡一桂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違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纜六日穎川盜起而

張良謝病辟穀書法

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為惠帝六年書卒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

張良素多病從上人關即道

音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不食靜居行氣以學道莊子刻意

乃古儂人引導之事今之修煉者亦如此曰家世相韓父韓滅不愛

萬金之資為韓報讐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古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物外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人臣之所
難處
子房明哲
保身

歷朝綱鑑全史十一卷

漢高帝紀

六

智謀節義
過人
進退有儒
者風
程子可謂
知子房
高祖不足
以盡子房
之術

龜山揚時曰子房之志為韓報讎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
傳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為奮匹夫之勇以
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
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
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
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
王之東也及成爲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
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
足資以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
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
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
有能窺之者惟子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
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可謂知子房者成
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云言韓王名
子程子謂伊川也宋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
繫子字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文公於
周程蓋師尊之也

綱趙王張耳卒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爲后

鑑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

淮陰侯書法書執以歸也無罪也監楚王信初之國也之往行縣邑陳兵出入陳

也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

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趨之戰也平聞古者天

子巡符天子巡諸侯會諸侯陛下弟出僞遊雲夢弟且也雲夢澤名在胡廣安陸縣南

會諸侯於陳陳國名屬楚信聞天子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

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

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

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械控拮也此平五

計奇

陳季雅曰人皆謂漢封建無制故諸侯疆大以爲三代封建之法
不可復殊不知三代封建之意已壞於此何也天子適諸侯曰巡
符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今高祖用僞遊之計以執信則是壞先
王巡符之意至呂后召諸王至長安以鴆殺之遂使後有望京師

封建之意
已壞於此

此特一力
士之事

高祖僞遊
雲夢

而泣者則諸侯述職之法又壞矣

陳龍川曰高祖得天下率詭詐之言盡出於陳平施於項羽紛爭時猶可也其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

田肯請封親王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時山秦形勝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得百中之二秦地險

高屋建瓴水

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音蹇覆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譬其向下之勢易夫齊東有琅琊琅琊今屬山東青州

墨之饒即墨今屬山東萊州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郡河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渤海之利海旁出為渤因名渤海郡有魚鹽之利持戟百萬

齊得十二馬足當百萬人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王曰善

唐仲友曰看出肯說親王子弟王齊便合知齊後於漢有制呂氏之功

鑑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陽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惡去聲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周勃封絳侯灌謂灌嬰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漢書作多多益辦益愈加也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多多益善 陛下善將 天授非人力

高帝恐人勝已 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

陶天台曰君之於臣猶天之於萬物無所不包泰山之高黃河之深鯤躍三千鵬搏九萬皆其間一物耳何足與之較長短哉高帝起自亭長不學無術岌岌乎惟恐人之勝已故與信論將兵多少以觀其意為信者直當對曰天生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皆一人之智勇也陛下惟當知人授任論功行賞不當與臣下爭能臣之事君有死無貳生殺與奪惟君所命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職也庸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君之道得矣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較彼此之長能忘君臣之

漢高帝紀

漢之所以
雜霸

剖符封功

臣
鄧侯食邑
獨多

功狗功人

發縱指示

張良請封
於留

大分斯言一出衆惡皆起何爲者哉嗚呼信斯言也
不惟啓自己赤族之禍實啓後世人君忌才之漸歟
尹氏曰爲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其爲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滅藉
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
安枕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
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也

始剖符符剖而分之授封諸功臣爲徹侯徹通也言其蕭何封鄧

侯鄧今光化軍是屬荆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

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待文墨議論反

居臣等尙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

也發縱謂解維而縱放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綱張良爲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

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下邳郡名與上會留留地名秦置

初遇漢高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中去臣願封留

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卽陳

故城在沛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

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

魏無知綱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

爲荆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綱帝微

時其嫂憂羨恨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言之後迺封其子爲憂羨

侯明著其嫂鄙悍也

帝王公天
下之心
高帝不能
稽古
聖人謂百
世損益可
知

致堂胡寅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
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
必尚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
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
諸臣亦無爲之謀者豈王澤當熄天不啓其衷邪嗚呼惜哉
蒯室陳氏曰高祖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

事勢相因必至於此

衆建諸侯以爲藩屏

曹參師事蓋公

治道貴清靜

沙中偶語

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

所以疆大唐仲友曰古之有國家者必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所謂以人爲形勝者也秦不師古以天下而自私其孤立而亡宜矣故漢懲其弊大封同姓以制異姓宜若利及萬世而卒致七國之變蓋由其封國太大故也使其若依先王大國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吳楚之變哉

綱以曹參爲齊相國書法書齊相何錄善治也自參之至齊蓋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也諸儒以數百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爲去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自巳退避正堂以館舍蓋公也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監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二人相對而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行

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言謂之偶語

十八侯位
次論三事

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
破秦三日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所以
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
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綱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書法帝既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
又踰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

之尊親及後
於始皇矣曰上五曰一朝太公太公家令家令掌太公家
事倉穀飲食說曰皇

擁篲迎門

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
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擁持也篲掃竹也李奇曰謂出迎
於門為之掃地以衣袂擁篲而卻

行恐塵埃之及長
者所以示敬也上太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

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師古曰太上極尊
之稱皇君也天子

之父故稱皇不預
朝政故不稱帝

尹起莘曰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高帝正位
踰年始正太上之號其視始皇不及天淵矣追王上祀之禮果安
哉言壤相去遠也

圖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回初匈奴畏秦北徙畏秦

徙於北邊又秦滅匈奴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匈奴夷狄國號單于

不敢近塞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頭曼單于名有太子曰冒頓讀單于太子名也後有少

子欲殺冒頓而立之頭曼欲殺太子而自立少子冒頓遂殺頭曼自立以子東胡亦

號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羣臣皆曰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

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闕氏闕氏音煙支左

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

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言無人居止東胡欲有之羣

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

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下令於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

胡掩其不又走月氏氏音支走去聲驅而走之也月氏西域國名有

羗者為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并去聲燕而有之也白羊匈奴別種與

小月氏燕屬幽薊代屬樓煩胡皆在河南河南者朔方郡之河

南也遂侵燕代燕屬幽薊代屬悉復蒙恬所奪故地蒙恬秦始皇將

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引也謂能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此韓王信乃

信高帝元年立為韓王至六年以信材武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

王信王之以倫胡治馬邑馬邑在雁門郡今朔州城是也搜神記云

昔秦人築此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周旋馳走及復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故名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

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讓責信恐誅遂以馬邑降匈奴降音冒頓因

引兵南踰句注句注山名在山攻太原至晉陽太原縣名晉帝

悉去秦苛儀法苛細草言秦儀法瑣細為簡易立法簡易羣臣飲酒爭

功醉或安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徵召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

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

叔孫通起朝儀儒者可與守成二者因時世人情為節文

卷之五十一

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易去聲度吾所能行為之

度音鐸嘗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

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鄙儒言鄙陋之儒遂與所徵三十人

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綿最表位標準也綿謂置設綿索為習肄

處最謂以茅剪植於野外習之

龜山楊時曰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嘗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

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和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失

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潛室陳植曰嘗兩生沐浴洙泗教化其於禮樂之道出處之節講

之素明故楊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人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叔孫通盜儒故稍有節操之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漢高帝非興禮樂之君叔孫通非興禮樂之臣故設辭

生大臣許兩

子雲獨以

失其旨

兩生拒之

君為禮

叔孫通量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君為禮

出處之間可卜事業

綱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

朝賀先平明平明平旦也謁者治禮謁者掌實贊受事之官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

鄉卿音向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衛官俠陛俠與挾同陛升殿之階及

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傳警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

也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

法酒法酒猶言禮酌法者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者皆俯抑首

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

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

通為太常太常卿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當贊天子初秦悉內六國禮儀內與納同

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襲因

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酒長樂宮置

酒

酒

酒

國朝綱目卷之十一

漢書禮書

十一

禮之為用 大禮之為用 君臣有叙 而政治成 叔孫生器 小不能致 者二人 仲尼開迹 諸侯 規矩準繩 劉敬料匈 奴不可擊

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 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 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 賓服而紀綱正焉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惜夫 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 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 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 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其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 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馬得 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上自將擊韓王信於晉陽聞冒頓單于居代谷代上谷屬北 平今易州使人覬匈奴覬音沾 窺也冒頓匿 其壯士肥牛馬匿隱 藏也但見老弱及羸畜見音現下同露 也羸音縲瘦也使者十輩來 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琴矜見所長

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婁敬齊人故云齊虜 本姓婁高祖賜姓劉今日妄言 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廣武縣名故城 在代州雁門縣帝北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 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平城東北有白登 山白登臺在焉帝用陳平秘計 厚遺閼氏陳平使盡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 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已罷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 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得之乃解圍上至廣武赦婁敬曰吾不用公 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

言致困平城遂斬前使十輩封敬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此陳平弟 六奇計

南軒張栻曰高帝平生好謀能聽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 言蓋由急於功利遂欲邀功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 言得以入之雖以劉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為人主者 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微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 以坐照而夾功利之 說者亦無隙可乘矣 論衡曰厚遺閼氏此張儀愚鄭袖之故智也何奇 之有使平早計而帝不寤於平城雖不奇猶奇矣

張儀愚鄭 袖故智 人主當端 其一心

陳平秘計 高帝白登 受圍

天下獨見洛陽與是

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

陳平六出奇計

為曲逆侯曲逆縣名後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今定州北平縣東南有蒲陰故城是**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六出奇計請指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縛信五也今解**輒益封邑焉**白登之圍六也

郭大有曰陳平佐高祖取天下其功雖多然不過襲戰國詭譎之餘風遺俗漢治雜霸平信之也其後諸呂叛逆平既奇矣何不用之以安劉耶然終不能以排大難者良由素尚詐術未聞君子之大道計雖奇何足貴哉他日呂后問以身後之事高祖獨舉陵勃而不及平素有以窺其心術之不正矣

綱十二月還至趙書法至危也**上還過趙趙王敖**即張耳**執子婿禮**

齧指出血

甚卑上箕踞嫚罵之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箕嫚侮慢也**趙相貫高趙午等**

秋毫皆帝力

皆怒貫高趙午皆趙王敖之相**曰吾王辱王也**又仁謹貌**乃說王請殺之****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

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長去聲**且吾等義不辱何滂王為**滂汚也**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蕭何治未央宮

綱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書法治未央宮為不書過度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以未央為賢相之累也**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上見其壯麗甚怒謂**

天子以四海為家

何曰天下匈匈也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

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亡無也**上說**音悅**遂自櫟陽徙都之**

王者以仁義為麗王者以道德為威

蕭何分家國為二

司馬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惡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甲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未流猶入於潘醜况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以宮室注傾宮即瓊宮罷斂天下未必不由於鄭侯啓之也**註**罷音皮疲也**罷斂天下未必不由於鄭侯啓之也**朱沛國曰何為家而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今其為國而獨以侈示之是分家國為二不以待其子孫者而望其君之後世

蕭何之深
意高帝在何
術中

劉敬議和
親

也柏梁建章之作比未央不知幾倍安在其無以加乎元城劉安世曰蕭何治未央宮其意深矣關中形勝之地何欲帝據形勝定根本故大建宮室以堅其都關中之意又不欲帝窺其秘也乃假為是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不欲明言又不欲不言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也

王寅八年冬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栢人栢人故城在今邢州栢名堯貫高等壁人於廁中帝張晏曰鑿壁空之令人止其中上欲宿山心動而去

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書法書謹始也自帝制有此特書結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鳴鏑射殺之遂妻其母以方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漢制帝之姊妹曰長

建信侯前
後相違
建信侯之
術疎
一言成千
載之患

徙齊楚大
族於關中

公主是也天子女曰公主周制天子嫁女於諸侯彼必慕以為閼氏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關氏匈奴皇后號言肩頓必欣慕以為皇后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匈奴天子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有上家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司馬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以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序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註帝長女魯元公主配趙王敖矣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註是為趙后○建信侯高帝封劉敬為建信侯也龜山楊時曰婁敬之說何其謬也且子婿之於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子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人主厭兵故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哉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劉敬言匈奴河南地朔方郡

地去長安京師曰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人馬不帶甲曰輕騎可以至秦

中關中也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齊姓田諸田宗最疆盛楚昭屈景莫能興昭屈

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

傑於關中懷田齊二大姓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不征徭也凡十餘萬口

綱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書法帝之至趙敖執禮甚恭是矣高有反謀為

之赦者謀之可也執而歸之天子可也而徒隱忍不從以為其廢也自取之而已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

趙午等皆自剄剄頸也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曰謂別

明之乃轆車膠致詣長安致送詣至正義曰車上著板四周如轆形

貫高對趙貫高白王不反

師郎中田叔郎中田叔官名客孟舒客王門下客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髡剃髮也鉗以

獄獄東頭也以從趙王也高對獄對獄詞曰獨吾屬為之吾屬吾輩也王實不知榜笞刺

聞漢書作刺應劭曰以威苛之刑之官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中大夫姓泄其名未詳此固趙

國立義不侵為然諾固本然之辭侵猶過越也謂上使泄公持

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不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

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

為宜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

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

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仰頭而亢斷絕亢咽也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

右者盡拜守相除官曰拜郡置守諸侯王國置相

漢臣無出其右

其右

漢臣無出其右

其右

其右

其右

其右

其右

其右

私行不贖

公罪

春秋之義

大居正

田叔知所

處

漢知孟舒

於田叔

高帝以周

昌為趙相

周昌諫廢

太子

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

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可赦也

高謀逆者帝之過也使殺失國者高之罪也

龜山楊時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

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寺人感慨自殺者何

以與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

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綱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綱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萬年縣名令諸侯王國皆

立廟書法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綱以周昌為

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定陶縣名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如意趙

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類已似常留之長安京

日長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爭音諍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

安諫也

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訖言又盛怒盛怒大怒也曰臣口不能

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期期以其口

奉詔不奉命也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

十歲上變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疆相及

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

以堯代為御史大夫

金注

貴疆相

龜山楊時曰以高帝之明倦倦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
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欲甘
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貴疆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蓋亦
反諸已而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
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
矣豈特無母禍而已哉言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言以瓦為注
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
惜之意以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殲矣

綱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綱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

國月通鑑全史十一卷

漢高帝紀

十一

國音 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音 歎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

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曰：謹奉教。豨常

慕魏無忌之養士，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

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豨曰：豨

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

守尉。音 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周昌

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音 上嫚罵曰：豎子，嫚侮

高帝輕之言，其庸能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

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

天下兵。音 檄以木簡為之，長二尺，遇有急事，則加鳥羽，插之，示疾速也。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

也阻恃

天下可圖

以四千戶 慰趙子弟

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上聞豨將皆故賈人，

降。音 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以多金購豨將。音 豨將多

綱。乙巳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帶信夷三族。書法

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書反，何信之叛帝激之也。帝

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音 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

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其舍人弟。音 詐令人從上所來

入賀。音 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

言，乃為兒女子所詐。指吕后，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音 夷滅

也。

蕭何給韓 信

朱子原心
恕韓信

上君子之心

功過當相
功罪各盡
其道而無
負

尹起莘曰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綱目諱之出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則其反帝趨之耳非信素有反心也故原其心以恕之朱子之權衡嚴矣哉
司馬溫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比禽魏取代也趙勝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盧縮里開信信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也醉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乎為漢元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春朝曰朝秋朝曰請秦朝請謂奉朝會請乎言召而已○協音協求也韓通作附谷也
致堂胡寅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綱目卷之九十九

十九

妬犬吠堯

鑑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齊捕之捕討也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若汝也對曰然秦失其鹿秦失其鹿言秦無道遂失其國也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蹈之狗吠堯踏盜也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上曰置之置捨也
綱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書法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惟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其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鑑**初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徵召也梁王稱病彭越也使將將兵詣邯鄲詣至也邯鄲趙地也上怒使人讓之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扈輒姓名輒也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太僕名走漢告梁王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王掩襲也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刑已具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傳扶也反驛也謂轉也處之於蜀也至鄭至行

綱目卷之九十九

十九

鄭逢吕后從長安來彭越為吕后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故舊也越昌邑

人沛公初起兵時擊昌邑彭越以兵從故曰願處故昌邑吕后許諾與俱東欲隔之也至洛陽白上曰

白告彭王壯士今徒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吕后

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夷越三族梟越首梟音驍倒懸首也今謂之簽首級洛

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藥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

哭之更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

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

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

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

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都尉奉武官名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攷其本末一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

乘布與彭越

功臣人人自危

二子各有所長

彭越有功於漢

王霸皆得賢人而成名

陸賈時稱詩書

高帝安事詩書

湯武逆取順守文武並用

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什趙脇燕擊齊滅楚是也也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何如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綱詔羣國求遺賢書法書求遺賢美惡賢也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自帝始之矣目詔曰益聞

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賢士大夫有

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身往勸勉駕車遺之鑑遺陸賈立

南海縣屬尉陀音越與同尉陀稱臣奉漢約約東也作越也陸賈

海尉事故曰尉陀嘗自立為越王尉陀稱臣奉漢約本為龍川今行南

南越武王至是封之遂奉約賈歸報拜太中大夫文資三品曰太中大夫陸賈

時時前說稱詩書於上稱道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公

謂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

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日

陸賈新語 道基二日 俯事三日 輔政四日 無為五日 辨惑六日 慎微七日 毋暴

之辯 篇帝未嘗不稱善 號其書曰新語 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固當世

陸賈魁首

李西涯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賈啓之也况和平勃誅呂氏立孝文其功在

帝有疾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戶者王門官名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

樊噲排闥直諫

日樊噲排闥直入排推闥也闥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枕與之

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音弊力極疲困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秦始皇崩時獨趙高與幸臣五

帝笑而起

六人知之尚遂許為 詔賜長子扶蘇死 南湖水奉曰高帝所枕宦者其必籍孺乎按班史佞幸傳贊云柔曼之傾人非獨女謁蓋亦有佞幸焉孰意高帝而病亦坐此也於

豎子何能為

是子孫效尤孝惠則幸闕孺孝文則幸鄧通趙談北宮角子孝武則幸韓嫣李延年孝元則幸弘恭石顯孝成則幸張放淳于長孝哀則幸董賢孝景則幸周仁孝昭則幸金賞孝宣則幸張彭祖並以姘媚擅權漢道漸替豈非高帝貽謀之不善耶

三人同功一體

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

上乃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

薛公料決

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傳通也檄文書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重輔重也歸之

策題
問薛公料
黠布有上
計中計下
計不同其
詳可得聞
欺

於越地吳齊縣名今屬直隸蘇州府治下蔡秦縣名身歸長沙長沙今直隸鳳陽府壽州北於越古地名今浙江紹興府
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
計布故驪山之徒也布初坐法黠論决致萬乘之主皆為身不顧後
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自將兵而東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必不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遂
反果如薛公之言擊荆擊楚引兵而西
綱丙午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蕪西蕪西蕪縣之西今併布入宿州屬鳳陽府
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書法凡書誘誅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
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
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為長沙王

遂昌尹起莘曰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誅者正
名定罪也上書布反既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
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以誅故雖三
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繫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
涇渭不
分矣

過沛復民

綱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書法以天下君而私一邑故特書以譏之鑑上還

擊筑自歌

過沛置酒沛宮在徐州沛縣治東南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

遊子悲故鄉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

以沛為湯沐邑

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誅項滅秦遂有天下其以沛

為朕湯沐邑

世世無所干預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除其賦役

過魯祠孔

子魯國名牛曰書法書祠孔子嘉重道也

更以荆為吳國

○綱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

禮樂之宗
聖道扶持
之功用
精神命脉
在此

叔孫通諫
易太子

鑑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

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公欲廢太子中生而立之會申生薦祭母

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扶蘇始皇長子也不蚤定太子之位後以諫坑儒獲罪使監蒙恬軍於上

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太子天下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音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

此難以口

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謂東園公蒯里季

見之則一

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客居建成侯

張良招致

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

四皓何如

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義

肯受

故恐而亡匿亡匿逃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人

願先伏誅

四皓羽暈太子

羽翼已成

留侯招四

人之力

子房能納

春秋深許

首止之盟

延引也引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煩而願望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
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
之力也

致堂胡寅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彊聒不後事而失
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
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充備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
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
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
之盟而易有納約自贖之義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主彊聒謂彊聒其耳而語之猶不肯廢舍吾之教述也嗚上声○
首止之盟周惠王以患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
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齊桓行霸登戴天子故春秋多
許之首止備地名○納約自贖納約謂進約於君之道脯開通之
義室之暗也故設脯所以通明夫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
處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贖

伊川徂喜

子房此著

於人主機

括中搖轉

自是轉移

君心一道

理

宜宰相事

衛尉諫繫

蕭何

相國為民

潛室陳直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
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其見易傳可
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
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

綱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書法善赦出之鑑蕭何以長安地
上林中空地棄謂多有空隙之願令民得入田民使
物賈音古賈人為請吾死下廷尉廷尉秦微官名益廷平械繫之數
日王衛尉侍前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
暴也上曰受賈人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媚悅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
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
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帝不懌不懌不悅貌是日使使持節

相國為賢

叙今百姓

聞吾過

蕭何一代

宗臣

蕭何拙于

謀身

昧功成身

退之義

絳侯受詔

床下

相國為賢 敕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王而相

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龜山楊時曰高帝收民于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當國秉鈞稱為一代宗臣然高帝既平天下于功臣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污以是媚上僅能免致于械繫之辱猶不知引去豈工於謀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術昧於功成身退之義也

細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之○細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書法以相

國將何重其惟使以相國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 帝病甚人或

帝之決也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詣長安宣帝意哉 帝病甚人或

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 天子當晨起早作如 欲以兵誅趙

王如意之屬 戚姬子名如意 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 周勃封受

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 馳謂將命而疾行 至軍中即斬介

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吕后弟嬖之夫 吕后女有

親而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

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 反接反縛兩手 傳詣長安 至京師

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緹夏四月帝崩 自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 行

道疾甚吕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 尺

命乃在天 劍也長三尺重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 雖扁鵲何益 扁鵲春秋時良

陳平難獨 縣人姓秦名越人黃帝八十一難經序云秦越人與軒 遂不使治疾

任 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

安劉必勃 然少慙 少去声慙 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太尉秦官名職掌四方兵事功 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于長樂宮

陳平以功名終

高祖好謀能听

高帝規模弘遠

唐仲友曰看帝屬呂后合

知諸呂終為平勃所制龜山揚時曰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慙見跡無益於國平專為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知人則哲信乎

鑑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

守邊之人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

至賤者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故命蕭何重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

何擣據秦法作律九章次謂第其輕重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

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定謂始計定之也

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

作誓剖符符竹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丹書鐵券

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金匱石室

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

滕也以誓書藏之遺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又以石為室置置其中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

給規模弘遠矣

鑑五月葬長陵

天子葬地曰陵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

皇后

赦樊噲復爵邑

○令郡國立高廟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

為豐公豐公益太上皇父也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

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叔傳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

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

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渙黜我巴漢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驟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

肱蕭曹社稷是經牙信布腹心良平襲行天罰赫赫明明

班彪王命論曰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日體

高祖之興有五

知人善任

高祖大畧所以成帝業

協於火德自然之應

神母告符

高祖大畧所以成帝業

貌多奇異三日神武有徵應四日寬明而仁恕五日知人善任使

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

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籍

拔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唐仲友曰誤聽守關計取項羽怒賴張良免誤聽立六國計賴張良不敗事誤聽使者十輩言圍平城遂用婁敬和親約誤欲止言休舍賴張良諫止誤欲攻項羽賴蕭何諫就封誤罵齊使賴張良

高祖大畧所以成帝業

知人善任

高祖大畧所以成帝業

協於火德自然之應

神母告符

高祖大畧所以成帝業

貌多奇異三日神武有徵應四日寬明而仁恕五日知人善任使

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

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籍

拔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唐仲友曰誤聽守關計取項羽怒賴張良免誤聽立六國計賴張良不敗事誤聽使者十輩言圍平城遂用婁敬和親約誤欲止言休舍賴張良諫止誤欲攻項羽賴蕭何諫就封誤罵齊使賴張良

誤處皆緣
不學
改處皆緣
性明達

諫止誤欲西歸賴良平諫追羽誤言安事詩書賴陸賈諫聽不知
尊太公賴家令言即聽誤欲易太子賴張良招四皓定誤囚蕭何
賴王衛尉諫改誤處皆緣不學改處
皆緣性明達若使高祖學亦無此誤

綱鑑全史十一卷終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十一卷

北監藏板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而崩葬安陵○按蓋法梁質慈民曰惠

綱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太后最怨戚夫人及其

子趙王乃令永巷永巷宮中獄名宮中有囚戚夫人而令春令春使

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臨曰也婦人不預外

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

得間不得其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醪音

大如鶚食蝮蛇以其羽瀝酒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輝許云反

令其飲瘖藥瘖於今反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

帝見問知其為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

人彘

周昌衛趙王

歷朝綱鑑全史十一卷終

此非人所為
孝惠篤於
小仁而未
知大義

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溫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而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知臣莫如

緇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自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醪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為饗。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鑑秋七月，鄒

曹參何如

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何曰：君即百歲後，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王。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

為家不治

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垣音元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

後世賢師

母為勢家所奪。○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舍人左右親近之人，趣促也。促，治行裝。

吾儉

吾將入相，居無何。言無幾時。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屬，托也。托齊

曹參趣入

相以齊獄市

者曰：以齊獄市為寄。寄，寄也。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

治無大於

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漢書音義曰：夫獄市，燕受

蕭何推賢

始參微時，未遇與何善。相友契厚。及為將，相有隙。有間隙。至何且死，所

曹參遵何

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舉事舉凡也。一遵何約束。依

約束

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木，質樸也。木然訥。召為丞相。史言文刻

深

議法務為，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醇，釀也。賓客見參不

事事

相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以醇酒飲之。見人

有細過

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窋音竹。帝愜參不

治事

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趣入侍。趣，促也。促，其。天下事非

若所當言

也。若汝至朝時，至入朝。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

天下事非若所當言

也。若汝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

乃者猶言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
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
何定天下彼時也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
曰善參為相二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言法明直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若畫一也

清淨寧一
曹參以獄
市為託
曹參可謂
能克已
蕭曹一代
宗臣

綱已酉三年與匈奴和親書法高帝遣使和親則書結此其書與
何怨辭也何怨乎惠帝非割馬耳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
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時曰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
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
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碌碌
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寵光何以謹信守管
箠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
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
等已滅惟何參擢功名位冠羣后聲馳後世為一
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哉矣

季布廷斥
樊噲

匈奴冒頓方疆匈奴國號冒頓單于名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嫚古慢字呂太后臨朝稱制時

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歌

行是面謾也面謾欺誑也謾音慢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
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遂以謝之遂順冒頓復使使來謝因
獻馬遂和親

老將知用
兵之利害

綱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
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致堂胡寅曰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
順旨則必騷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為利溥哉史稱布為賢將其
或以此歟

除挾書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高為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綱**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用者復其身免其差役**綱**除挾書律書法揭而

高祖之習不減於秦

陳季雅曰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弊至惠帝始除是高祖惡聞詩書之習不減於秦也使人關之初或天下既平之日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棄也

立原廟

綱立原廟書法也叔孫通成之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顏云天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劉貢父曰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也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必數警蹕以擾百姓

乃築複道武庫南築起為道不與民庶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高帝衣冠藏任高寢高寢俗法駕遊高廟名曰遊衣冠其道值所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

人主無過舉

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

廣宗廟大孝之本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要之祖宗禘祫既

謗木諫鼓

人君以改過為美

有太廟祧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殆後世之藝禮非古之正禮也自是之後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意遠矣司馬溫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繆哉註堯立諫鼓以通下情○仲虺奚仲之後為殷湯左相虺許鬼反○傳說說築於傅氏之岩殷高宗舉以為相說音悅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大廟則通說啓之矣

綱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綱**王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

此便是高帝臨崩之言○夏留侯張良卒謚曰文成

留侯於神
仙之意

孝惠寬仁
之主

太后使台
產將南北
軍

辟疆請立
諸呂為將

諸呂權由
此起

尹起莘曰張良從赤松子遊先儒固已詳論其詭誕故綱目所書
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
其托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
而詭誕之說亦不攻自破矣

綱 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

班固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
叔孫通之諫則瞿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
太后廢損
至德悲夫

綱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目 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張良孫辟疆
辟疆名張良之孫
年十三為侍中
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

產呂祿為將居南北軍
索隱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
軍京城之軍則謂之北軍所以別也南
軍衛宮都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
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則大

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尹遂昌曰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迺以二呂庸人將之則
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

南北軍所
繫甚重

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
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

綱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書法 太子不書名何者其
專大臣之術不
目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

太子至是即位

綱 高皇后
名雉姓呂氏單父人高帝之后也惠帝崩無嗣后臨朝稱制
八年而崩壽六十二附葬長陵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

綱 甲寅
氏元年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

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
綱 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
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
刑殺也凡盟用
性天子刑牛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
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
立諸呂
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

陵讓陳平絳侯曰
讓責
始與高帝啖血盟
啖音軟盟者以血
塗口旁曰啖血
諸君不

太后欲王
諸呂

王陵守白
馬之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王陵面折廷爭

太后以陵為太傅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平勃功僅贖罪

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側進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

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

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怨其黨趙乃

抵堯罪。抵當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

程頤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諸呂而不諫。直亦是畏死耳。蓋漢之君臣。恁時未有

致堂胡寅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全社稷。定劉氏之功。亦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

人臣立朝

狗義

用權濟事

濟大事當以仁傑為法

策題

問王陵折

呂后仁傑

對武后何

如

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南軒張栻曰。人臣之立朝。尚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

不必斷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狗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則國家無以

賴。而亂賊將接踵矣。益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始終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故紆

餘曲。折卒成其志。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王唐武后廢皇嗣。中宗為廬陵王。欲

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註。唐武后廢皇嗣。中宗為廬陵王。欲之敬暉。但彥範。袁恕已。崔玄暉。五人定策。斬

二張。復廬陵王。故曰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天台方氏曰。歷代婦人。竊弄國柄。自呂后始。北雞晨鳴。為萬世戒。惡帝慈祥。仁厚之主。被其虧損。聖德使納甥女為后。亂夫婦之大

倫。召帝親人。疑駭而成疾。竟至不起。絕母子之恩。義。借竊天位。王諸呂。誅殺劉氏子孫。寵幸審食其。而弗耻穢德。真漢室之罪人。也。高帝創業垂統之君。於建國之初。立其典章。貽戒後世。母后不

專政實自呂后之發張敖尚魯元公主生女呂后以

綱乙卯高后二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童為朱虛侯令人宿衛書法

衛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

綱丁巳高后四年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

綱恒山王書法不書弑而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非正統也義書立為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綱戊午高后五年春南越王佗反南越今廣東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

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計長沙王名臣與芮之子嗣父王長沙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

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綱庚申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為趙王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

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

嗣乃立兄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也朱虛侯童年

封劉章為朱虛侯入宿衛

朱虛侯耕田畝劉章請以軍法行酒

二十有氣力朱虛屬瑯琊劉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為行酒之官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

樂而不醉童為耕田歌曰深耕概種概密也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

之暗指扶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亡酒逃也童追斬之還

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業已然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

龜山楊時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

鑑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

平不見賈往朝中宿直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

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耳少主帝也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豫附素親附也天下雖有變權

陸賈為陳平畫策

相將諍和則士豫附

君掌握
兩人深相

陸生為平
勃一時計

問陸賈勒
平勃交驩
得失何如

陳平漢初
罪魁

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兩君謂平勃也。君何不交驩。太尉太尉勃為
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致堂胡寅曰。陸生為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將相不和。固非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而為社稷計。相舉相職。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職。詰暴而禁奸。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平與勃同心謀慮。則是也。而進幣施報。則非矣。一有傳之後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為一時之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
雪航趙弼曰。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皆市井攘利之為。而非君子正大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大言欺王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已。端居深念。殊無一策匡救。向昔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教。交驩周勃。何使酈寄不可使。祿產不解兵。豈不危乎。勃幸得其兵。諸呂就僂。平亦竊安漢之功。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文帝言宰相之職。又以大言勝周勃。豈真有理。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四明黃氏言。平為漢初罪魁。豈不然乎。

辛酉高后八年秋七月太后崩。遣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初太后板還。板還。板襖而還也。板音弗。襖音係。三月。上已。官民皆滌於東流水上。曰洗濯。板除去宿垢。

疾為大滌過軹道。軹音只。軹道在雍州萬里。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見物如蒼犬來。俄收。俄音載。搨音也。搨肘
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祟音粹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成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

灌嬰晉屯
滎陽

綱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書法。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訊也。上言齊王。為討亂計也。嬰於

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擊濟南。遣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論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遣兵西界。

灌嬰血交
連和

是謂能權矣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也。劉章以呂祿女為

酈寄說呂

待約時太尉勃不得王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酈商子名寄平與呂祿相善

勃使人劫商劫以力固要之也劫字從力非劫掠之劫令寄給說祿曰給欺也高帝與呂

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九國不數吳者蓋以荆絕

乃封吳呂氏所立三王呂產為梁王呂祿為趙王呂通為燕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

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意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

疑何不歸將印以兵歸太尉屬付與也太尉周勃也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

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也然只是然猶豫未決

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為去声代也言必收為他人得

平陽侯窋見產計事平陽侯名窋曹參之子會賈壽使齊來會適也具以灌嬰與

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且趣產急入宮窋頗聞其語乃馳告平勃勃

欲入北軍不可得襄平侯紀通乃令持節矯內太尉節以旄為之凡以王命往來必

持節以為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典客秦官名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即鴻臚官說呂祿

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

為酈兄兄音况酈寄字也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

門令曰為呂氏右袒袒露也軍中皆左袒呂產不知祿已去北軍迺入

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人太尉勃恐不勝未敢言誅之迺與

朱虛侯章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謂者謂者掌實讚受事之官持節

勞章勞去聲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輿載就謂者同車共載因節信馳斬長樂

衛尉呂更長樂宮名衛尉官名掌屯兵衛宮門時呂更為此官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

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亦罷兵歸

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

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酈寄誼存君親

酈寄賣友

左袒為亂

酈兄不欺已

信內音納

持節以為

欲入北軍不可得

襄平侯紀通

乃令持節矯內太尉

持節以為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

商寄之罪均
太尉當論以大義
此屬率為身謀

龜山楊時曰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及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與否非所論也

致堂胡寅曰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論以大義率而用之爾况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蓋亦不必問也伊川先生曰此屬率為身謀非真為國家也至哉言乎

鑑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惠帝崩後呂太后取後帝又以他人子養於後宮封為淮陽恒山二王欲以繼惠帝之後皆非直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

子而立之以疆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五言輩必見誅滅無餘種類也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

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即中令曰漢

磐石之宗
宋昌陳宜
立三事
天授非人力

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中尉官名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言封子弟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當而相銜人也所謂磐石之宗也磐石固也疆如磐石之不可拔天下服其疆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

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

昭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跨渭水上長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間容容暇之頃當有所陳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

太尉請間
王者無私
容暇之頃當有所陳
不欲於眾中顯論也

三百八十步故曰渭橋

策題
問代王固
讓帝位誠
偽何如

一舉三失
太尉不學
之過

若何而受之一舉而

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邸舍也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曰邸即至也言所歸至也近世為通後九月晦至邸日為晦丞相平等皆再拜請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郎中令主郎內諸官致堂胡寅曰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叙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款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遠上璽符夫渭橋非邸殿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太宗孝文皇帝諱恒高帝中子薄姬所生也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崩葬霸陵按謚法慈惠愛人曰文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綱壬戌元年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書法三入之功一也論功列叙平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陳平謝病曰高祖時

丞相何如人

丞相社稷

袁盎短周勃

功賞不及二人

二人有功無過

法者治之

正除收帑相

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之言以身殉王與之同存亡也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王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遂昌尹起莘曰諸呂之誅劉章周勃陳平之功一也齊王襄灌嬰次之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特以章當欲立齊王故不之錄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

綱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令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平

而後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同所生坐罪及為收斂斂其妻

聲議法也

漢文行已

坐律令

子汝為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鑑春正月有司請蚤建

豫建太子

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

所以重宗廟社稷

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今子啓最長長上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

治安千餘歲用此道也

上乃許之。○鑑三月立竇氏為皇后。○鑑后太子母也太子啓竇后所生

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

屬不死吾屬吾也命且縣此兩人縣懸兩人所出微言其出身卑微不可不為

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

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鑑詔定振窮養老之令鑑

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樂音洛而吾百姓

寡孤獨困窮之人或沾於危亡沾音沾近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

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振起而又曰老者非常不煖非肉不飽今歲

貸春和議振

擬漢春和議振貸詔

子

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

擬漢春和議振貸詔

子

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

擬漢春和議振貸詔

子

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

擬漢春和議振貸詔

子

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

擬漢春和議振貸詔

子

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

擬漢春和議振貸詔

子

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

擬漢春和議振貸詔

子

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

擬漢春和議振貸詔

子

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言不詳於此歲首時遣使存問年長老人又無布帛酒肉之賜

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其為令其為律令有司請八十已

上賜米肉九十已上賜帛各二疋絮三斤

鑑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編

編令四方毋來獻書法書美也

編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編

編令四方毋來獻書法書美也

編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編

編令四方毋來獻書法書美也

編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編

編令四方毋來獻書法書美也

編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編

編令四方毋來獻書法書美也

編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編

尹起莘曰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維新之日前除收帑相坐律令則見其意於解燒之意次定振窮養老之令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復令四方毋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玄默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益已班班可紀漢治之典固其宜也

善政班二

可紀

下詔却千里馬

詔令四方毋來獻

里馬

下詔却千里馬

封宋昌為壯武侯

綱封宋昌為壯武侯。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灌洽，乃修代

文帝修代來功

致堂胡寅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曾不主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去年秋九月，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言自代國來，即位其自代來之功，臣至今年夏四月方始封爵之，是歷三時矣。

綱秋八月，右丞相勃免。書法：漢世丞相免，非書爵不書姓。帝益明習國家事，朝

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刑罰之官，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君所王者，何事？

平曰：君所王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

問：獄錢谷之

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

宰相上佐天子

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勃、平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

上許之。平專為丞相。置一相。

宰相之職莫大於是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惟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矣。

平言乃宰相之體

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勃、平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

南越王稱臣奉貢

綱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書法：凡使稱名，嘉不辱也。

初，降慮侯竈。邑周竈封隆慮侯。擊南越。南越今廣東高后五年，會暑濕

大疫不能踰嶺。嶺在桂陽郡。趙佗因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越

王趙佗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故皆役屬於南越也。閩越今七閩地，西甌駱乃越之一種，役屬言屬於南越為其使役使也。乃

乘黃屋左纛。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繒為裏，是為黃屋纛。以犛牛尾為稱制與中國侔。稱名制度，帝乃為佗親冢在直定者。為去聲，冢，墓也。真定府名。置

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使去聲賜佗書曰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側室猶言偏房也非嫡生者曰側室子棄外奉北藩于代出封外藩

故曰棄外代在北故曰奉北藩于代孝惠皇帝即世孝惠皇帝高后所生諸呂為變

謀反滅劉呂祿輩欲謀反滅劉賴功臣之力誅之賴平勃灌嬰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言

迎立之侯陳平等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降慮侯書乃始也隆慮侯周寵也求親

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朕覽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

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

沙苦之長沙府名屬湘廣南郡尤甚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

以為富多殺將吏以爭南服服荒服之外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且王之

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謂不遣一介使車來以通其道昔

王克商通道干九夷八蠻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彼此共棄

故云終今通使如故如故依舊也高帝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越

分云欲其終今通使如舊賈至南越佗甚恐為書稱謝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猶言齒猶言齒昧死上書皇帝陛下秦法以為人臣上事老夫故越吏也是

佗為龍川令佗為龍川令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

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

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母予牝即就也予賜也母禁止之辭言就令予

其產駒蕃盛其產駒蕃盛老夫處僻處僻越偏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

而國疆大也而國疆大也死罪馬牛羊齒已長猶今謙言犬馬之齒也齒高曰長長展兩反顏

母與牝而言馬牛羊皆已老不可供祭祀蓋祭祀之姓母與牝而言馬牛羊皆已老不可供祭祀蓋祭祀之姓使內史藩中

貴少壯肥臍故云祭祀不修也貴少壯肥臍故云祭祀不修也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反同也

尉高御史平內史中尉御史皆官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論議吏相與議曰今內

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
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
發兵以伐其邊長沙王名臣吳芮之子也佗疑其欲倚中老夫處越
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夙早興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
不視靡曼之色靡緻也曼長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
陛下幸憐老夫死骨不腐矣乃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
世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黃屋左纛願長為藩臣奉貢職賈還
報帝大悅

兩賢不並世
忠信可行於菑貊

南軒張栻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其書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以天子而不好為誇辭以陵轢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亦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歎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菑貊也

文帝以德化人之效

遂昌尹起莘曰此可見文帝以德化人之效信一紙書賢於十萬師矣

綱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大中大夫

治平為天下第一吳姓史失其名故稱公召以為廷尉廷尉掌平刑罰之官吳

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博士掌文學之官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

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超遷謂不次而遷官也大中大夫

賈生請改正朔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如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日且為朔殷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除秦法帝謙讓未遑

也

君子自重其身天下重器不可易為

龜山楊時曰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誼之草具議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已陳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主三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言表五餌乃賈誼制匈奴之策三表謂仁信義也五餌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美食珍味以壞其口音樂婦人以壞其耳高堂邃宇

會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

擬漢文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綱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出逆侯陳平卒謚曰○十一月以周勃為

極諫詔賈山借秦為喻

丞相○綱是月十一月也晦月終為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書

賈山至言

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

所壓無不糜滅者糜爛也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

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惡去聲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

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

矣昔者周益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

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罷音疲也勝平聲堪也下同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

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然訢許殷反樂也

喜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精厲

而為潔白以奉承此休美之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

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

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羸音雷瘦也癘音隆病也扶杖而行

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毋無同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傑之臣方正之士

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

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愍憂也陛下與眾臣宴游與

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軌事之大者軌法度也上嘉納其言

軌事之大者

漢文帝紀

天下精白承休德

思見德化之成

敬天听言
求賢之意
足為千古
之美

賈山借秦
不為過

文帝止輦
受言

聖王不乘
危

尹遂昌曰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自秦禁偶語
天下以言為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
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猶在
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敬天聽言求賢
之意皆在其中書之於冊足為千古之美

南軒張栻曰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
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冊
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但其未復開宴游王虞度也四
一路則非所謂陳善閉邪矣此所以不得為醇儒歟言方無可虞
度之時大平也○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
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

鑑上每朝朝音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
言可用則采之未嘗不稱善○**鑑**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

將袁盎騎並車望轡並蒲浪反依也素盎乘騎依並帝車望轡上曰將
軍怯邪也怯畏也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重堂垂堂邊坐不近堂聖王

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天子五路駕六馬六馬之疾若飛故曰騁六飛史記本傳作六駟

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高帝廟太后何上乃止

鑑上所幸慎夫人妃妾之接於寢者曰幸在禁中在宮禁常與皇后同

席坐及幸上林天子所至曰上林苑名布席布鋪也即署盎引卻慎夫人坐袁

引其席卻退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

立后夫人乃妾耳妾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高后醜殺

戚姬居之廁中為人彘上說文帝悅語夫人賜盜金五十斤

鑑春正月親耕籍田書法書耕籍何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

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生

有限而用之無節節則物力必弱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

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也幾近公私之

積在官曰公在民曰私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何

袁盎卻坐

尊卑有序
則上下和

歷代通鑑輯覽全史十二卷
漢文帝紀

積貯天下之大命

農者天下之本

擬漢開籍田詔

以相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國何以夫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
 食其力食其力言各以力耕得未技游食之民工商爲未技遊食乃
 者轉而緣南畝轉歸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
 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狀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籍與籍通古者
 使務農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及執爵于太寢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親耕禮也推音出佳吐回二反謂依
 也○案盛祭祀所用穀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疆爲河間王辟疆音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
 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自有司請
 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

三代下未易多見

除毀謗妖言法

文帝開廣言路

忠臣爲上深計

文帝享國長世

南軒張栻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
 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
 無後者而立之其制事周密爲慮深
 遠每若此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

五月除誹謗妖言法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政有闕所以
 今進善者於旌下言之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所以
 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
 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遂昌尹起莘曰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
 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致堂胡寅曰秦於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
 上盡忠深計必剖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幾不止於近在
 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
 汝安得知之始誹謗妖言耳既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凡賢否
 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
 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噫文帝除此令其
 享國長世豈哉

文帝賜民半租

文帝率臣勸農

文帝導民務本

擬漢勸農減田租詔

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書賜半租嘉重農也鑑九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言不務農業而事工商故生不遂故失所而不遂其生養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尹起莘曰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導民務本為如何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綱甲子三年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信都有辟陽縣審食其書法長之反此其漸矣書訊失刑也目初趙王敖張耳之子名敖封趙王高帝婿也戲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得幸於高祖而懷孕及貫高事發貫高趙午等謀刺帝後事發覺美人亦坐繫連坐囚獄美人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因托呂后后妬弗肯白呂后妬忌不肯言之于帝美人已生子志即自殺志音穢恨怒也吏奉其子詣上詣音意往也至也上海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

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疆爭之為其不疆固諫諍使其毋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蹇音音上常寬假之寬音音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肉袒露臂示其有罪也帝傷其志為親故憐憫其志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天子出則稱蹕示戒帝傷其志為親故

淮南殺審食其

淮南殺審食其

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疆爭之為其不疆固諫諍使其毋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蹇音音上常寬假之寬音音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肉袒露臂示其有罪也帝傷其志為親故憐憫其志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天子出則稱蹕示戒帝傷其志為親故

文帝仁柔之過

綱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如往也甘泉山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名屬山西道濟北王濟北今濟陽縣屬濟南府興居友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自殺書法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負矣目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童以梁王興居

綱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如往也甘泉山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名屬山西道濟北王濟北今濟陽縣屬濟南府興居友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自殺書法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負矣目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童以梁王興居

文帝細劉約以趙國封劉章

帝聞其初欲立齊王

故緝其功割齊一郡以

王之名襄

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

頗快快

聞帝幸太原

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

帝遣柴武擊之

兵敗自殺

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間

致堂胡寅曰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

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繼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疵議

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繼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疵議

釋之十年不調

綱以張釋之為廷尉

釋之初為騎郎

十年不得調

單之無甚高論

盜薦之為謁者

因前言事上曰甲之母甚高論

今今可行也

上說拜謁者僕射

登虎圈

上問上林尉

從旁代

尉對甚悉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

尉對甚悉

更不當如是

尉對甚悉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

兩人言事曾不出口

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

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嗇夫利口

下隨風而靡

爭為口辯而無其實

舉措不可不審也

舉措不可不審

乃不拜嗇夫

帝曰善

帝曰善

嗇夫有國之美才

帝就車召釋之

使參乘徐行

問秦之敝

帝就車召釋之

使參乘徐行

問秦之敝

拜公車令

問秦之敝

拜公車令

宮南關門

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

文帝奇釋之

徵詣公車者文帝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司馬門乘轎傳

拜釋之為此官者皆下不如令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

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

大夫○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索隱曰渭橋有三所其一在長安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

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有一人從橋走乘輿馬驚

故城北三里今車駕之行出在橋中路

犯蹕罰金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屬付也釋之奏以此人犯蹕當罰金

天子所與也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

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

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平其不平曰平壹傾壹傾為句

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其後

則已釋之為廷尉誥

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高廟高帝廟在陝西西安府得吏捕而下廷尉治釋之奏

當棄市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玉環為寶器吾

欲致之族滅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共與釋之免

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杯土杯手掬之也高帝墓曰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陛下且何以

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龜山揚時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矣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綱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倉為丞相倉字書傳聞允遂

所以候十二月歷算數也○綱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上召河

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因酒縱性曰使酒

所以紀歲月日時分數也

即酌酒也難近者

漢文帝紀

非所以共承宗廟意

開人主妄殺之端

謂不可與人至布至晉邸一月見罷邸舍也郡國朝宿之舍季布因相親近也

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特召君耳○監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臣者摘其疵也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

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音隆坐宣室隆祀福祚也又曰祭餘肉也宣室未夾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

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王太傅除官賈生文帝不及賈生以賈誼為梁太傅

文帝前席
賈生
文帝不及
賈生
以賈誼為
梁太傅

賈誼慨然
以身任天

物彼鳥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吾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逃晚進之人欲一旦悉更變之彼其心豈能恻然耶此諶

下絳侯周
勃廷尉獄

綱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書法既而赦之何綱絳侯周勃就

至絳帝三年冬免相就所封之國每河東守尉大郡曰守尉行縣至絳

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宿衛宮門內於周垣下為區廬帝乃使使

綱丙寅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綱初秦用半兩錢高祖

周勃知獄
少之貴

漢文紀

賈誼諫令
民鑄錢

富貴人主
之操柄

鄧通鑄錢

嫌其重難用更鑄英錢英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於是物價騰踊騰音騰
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
為他巧者其罪黜黜音黜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
得贏音盈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
民人操造幣之勢造幣即造錢也各隱屏而鑄作隱屏言皆隱身因欲禁其
厚利微姦雖黜罪日報其勢不止故不如收之謂若收銅於賈山
亦上書諫以為錢者無音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
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時大中大夫鄧
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蜀今四川嚴道縣屬
名馬縣北三吳王濞有豫章銅山豫章今湖南長興縣西南八十里
里有銅山故章城是山之西屬安吉縣其南

吳鄧錢布
天下

屬武康縣前溪發源于此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亡命謂避禍東煮海水為鹽
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謂吳國之民鑄錢莫益以山海以是與鄧錢
布天下

尺布斗粟
之誣

賈誼上治
安策

綱丁卯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淮南王長長高帝第四子謀反
事覺召至長安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袁盎諫曰上素驕淮
南王弗為置嚴傅相置立也不為立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
逢霧露病死卒讀曰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王果
憤恚恨也不食死上聞哭甚悲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其四子為侯安為
侯勃為安陽侯賜為是時匈奴疆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
皆以逆誅淮南厲王名長梁太傅賈誼乃上疏曰臣切惟惟思今之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卷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卷

事勢可為痛哭者一

大率言他日諸侯

可為流涕者二

一言朝廷奉

抱火積薪之喻

樹國固必相疑之勢

置二言玩細一強大反則難制可為長太息者六一經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体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治安策之意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勢必固相疑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厲王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與居因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遵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盛方也行義未過行義未過有過失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垣屠牛者名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芒刃謂利刃如芒其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

一朝解十二牛

芒刃斧斤

如腰如股

髓髀之所非斤則斧髓音寬髀音陛股骨也言其骨大須斤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眾寬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輻輳也凡輪有三十輻共轆於一轂以喻四方皆來割地定制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卧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植立也遺腹于父死尚未生也委裘天子視朝表也未有君在故以裘與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羣臣足腫一指之大幾如股臍音臍臍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痼音固久病也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扁鵲春秋時良

歷朝綱鑑全史十二卷

漢文帝紀

二十五

天子天下之首

可為痛哭者此也以上論諸侯王天下之執方倒懸天子者天下

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

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

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以上言事蠻夷輕重倒置臣竊料匈奴

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主匈奴屬國之官主歸義蠻夷行臣

三表五餌之計謂愛人之狀好人之伎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爰

之乘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美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煩人以

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以手食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其背中行說降匈奴常舉匈奴之眾唯上所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

蔬不搏及寇而搏畜菟菟薄各反菟王故反翫細娛而不圖大患且數百里外

三表五餌

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以上言玩細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

優下賤倡女樂優諸戲皆下賤者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皂黑色綈音而

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頰緣去声庶人孽妾以緣其履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

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

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以上言風商君遺禮

義棄仁恩商君公孫鞅也并心於進取一心只圖燕併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

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問反家貧子壯則出贅贅餘肉也塔在妻家借父

耰鉏以鉏借於父慮有德色慮疑也疑其容母取箕箒立而諍語諍音碎

抱哺其子哺音步與公併倨併卸迴反謂與公嬖音則不相說說音悅

反唇而相稽及音翻反唇調口也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

相稽相與計校也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剽寢戶之廉奉兩廟之器剽竹劣反削也奉居輩反取也兩廟謂高惠二帝之廟白書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剽音俵殺人也此其無行義之尤者也尤甚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以為大事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鄉音音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筦子曰筦與管同管仲所著書名筦子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而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豈可不為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常法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六親謂父子兄弟姊妹舅甥媾姻媾也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亡失也維所以繫舟楫所以進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謂長太息

人性不甚相遠三代有道之長

左右前後皆正人三代所以長久輔翼天子有具

者此也以上言俗吏不知大体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乃生始生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齋戒潔也見之南郊以太子見于天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二歲之間有知識之時三公三少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剗音義剗剗也則夷人之三族也夷滅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菅音音似茅而滑澤豈惟

太子正而天下定

禮之為用難知

行令信於四時

人主莫如先審取舍

湯武之取

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誠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

舍定天下大器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

明效大驗

人主尊譬如堂

庶遠地則堂高

亡他故，以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以上言訓儲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庶堂以庶近地對廉遠地而言之則廉隅無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為句蘇文曰庶庶遠則堂陛峻林越漢雋亦曰庶遠地則堂高而並不言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

漢文帝紀

二十七

投鼠忌器

燕耻節禮

治君子

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
 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
 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黥文面劓割鼻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鮮音先不加於枕冠雖敝敝壞不以苴履
 昔履之藉也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
 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繫縲之縲通作縲謂以長繩連繫之輸之司寇司寇二歲刑輸編
 之徒官徒謂以罪輸贖而役作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榜亦笞也殆非所以
 令庶衆見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皆禮
 器簠外方內圓以盛稻粱簋外圓內方以盛黍稷並有益形像龜飾整齊也坐汗穢滯亂男女無別者不
 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帷幔也薄簾也卿大夫以帷士以簾所以自障蔽修理也坐罷軟不勝任者

白冠鵲纓

盤水加劍

屬廉耻行
礼誼之所
改

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罷讀曰疲廢事也軟弱也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
 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譴責問也何怒
 責也何與呵同則白冠鵲纓喪服用鵲為纓以飾冠也鵲是鵲尾音盤水加劍凡
 生以盤水取頸血故示告此造請室而請臯爾造到也請室獄也上不執縛繫引而行也
 其中有中學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盥而加也
 盥古戾字與振字通頸盥而加言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錐也其有大學者學古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裁口刑上不使人粹抑而刑之也粹持頭髮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
 于美號于者男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意音喜好為志氣也嬰以廉耻
 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
 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
 上何喪焉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顧猶反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

賈誼通達國體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

賈生未為不遇

論篤者終莫之與

孔墨一言董相知學

自學問涵養中來

策題問賈誼治安策董仲

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以上論優禮大臣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上深納其言

養臣下有

孟堅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焉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迨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上德色尚黃數用五文欲試屬國施五鉏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已疏矣誼以天

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龜山楊時曰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故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

一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南軒張栻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平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益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

董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養心吳氏曰按誼傳後為梁王太傅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王安石詩曰懷王自墜馬賈傳至死悲古人

舒天人策優劣何如

二子氣象如在目中

吾心良不欺

賈生才有餘而識不足

賈生醇疵可見

事一職豈敢苟然為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復何如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於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手足骨肉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之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唯吾之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及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東萊先生謂合王蘇二說觀之則生之醇疵可見矣

綱鑑全史十二卷終

